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別集卷十七至十九

詳校官中書臣張經田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雷純

謄録監生臣蔣學傳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別集卷十七

宋 謝維新 撰

宫室門

堂宇

宫室紀要　宇以堂名除地而屋也按劉熙釋名以為堂堂髙顯之貌架斯堂也寧非欲便觀覽遠眺望而使人風物態一舉目而盡在是耶然或託境閒之野或依寂寞之濱或據康莊之會惟其適焉而已

事類弗肯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丨丨堂矧肯構書大誥不趨堂上丨丨記堂除丨丨十二分禮考工記堂高丨丨數仞榱題數尺孟子攝齊丨丨升堂鞠躬如也論語接武堂上丨丨堂下布武記曲禮聲必揚將上堂丨丨丨同上遜而升兩君相見揖丨丨丨堂兩樂闋記孔子閒居高三尺堯舜堂丨丨丨土階二等遷史自序彈五弦舜丨丨丨丨之琴不下堂而天下治吳步騭疏威公讀書丨丨丨丨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莊大道篇叔向聞言叔向適鄭騣蔑惡立於堂下一言而善丨丨丨之曰必騣明也執其手以上曰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左昭十八倨堂而應老子見孔子丨丨丨丨白帖下堂而見吏王丨丨丨丨諸侯柳封建論王坐於堂齊宣丨丨丨丨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

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鐘與曰不可廢也以羊易之孟子 **王**

又升堂 魯共丨丨丨孔子丨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 **起白玉堂** 漢武帝丨丨丨丨在太液池南 **造萬金臺** 漢靈帝丨丨丨丨於西園 **建斬御史** 漢胡丨為軍正丨監察丨丨於皇堂上 **融授生徒** 漢馬丨常坐高堂施絳紗帳前丨丨丨 **世稱其麗** 碩彥暉梓有鏡堂丨丨丨丨彥暉嘗繪諸將堂上孔帖 **帝傍其額** 馬燧起義堂丨丨以寵之同上 **堂如偃月** 李林甫有丨丨丨丨號月堂每欲排斥大臣即居之思所以中傷者若喜而出即其家碎矣 **堂號德星** 見齋門注 **費緡千萬** 貴妃楊氏諸姨等舍聯亘率一堂丨丨丨丨孔帖 **貯瑟三斗** 虢國堂成以金盃丨丨丨丨以賞匠者明皇雜錄 **結草為廬** 盧鴻盧嵩山官營草堂孔

帖

以芸塗壁 元載末年造芸暉堂於私第芸暉香草也出于闐國其香潔白如玉入土不朽為屑以塗壁故號芸暉焉更以沉檀為梁棟飾金銀為户牖唐杜陽編

柱生槐枝 孫偓始家堂丨丨丨丨朞而茂既而偓秉政孔帖

手植三槐 太祖與符彥卿有舊俾知大名府有告其謀反者以王晉公祐為代且委密訪其事戒曰得實當以趙普所居官命汝面授旨徑使上道祐到察知其妄數月無所聞驛召面問因力為辨曰臣請以百口保之太祖不樂徙祐知襄州竟亦無他祐後創居第於其門外丨丨丨於庭曰吾雖不為趙普後世子孫必有登三公者已而魏公果為太保石林燕語

不為生客 蘇子由作棲賢堂記讀之便如在堂中見水石陰森草木膠轕也僕當為書之刻石堂上且欲與廬山結緣他日入山丨丨丨丨志林

韓退之谿堂詩 憲宗之十四年始定東平三分其地以華州刺史禮部尚書兼

御史大夫扶風馬公為鄆曹濮節度觀察等使鎮其地既一年褒其軍號曰天平軍上即位之二年名公入且將用之以其人之安公也復歸之鎮上之三年公為政於鄆曹濮也適四年矣治成制定衆志大固惡絶於心仁形於色竱心一力以供國家之職于時沂密始分而殘其帥其後幽鎮魏不悅於政相扇繼變復歸於舊徐亦乘勢逐帥自置同於三方惟鄆也截然中居四鄰望之若防之制水恃以無恐然而皆曰鄆為虜巢且六十年將彊卒武曹濮於鄆州大而近軍所根柢皆驕以易怨而公承死亡之後掇拾之餘剥膚椎髓公私埽地赤立新舊不相保持萬目睽睽公於此時能安以治之其功為何若幽鎮魏徐之亂不扇而變此功反小何也公之始至衆未熟化以武則忿以憾以恩則横而肆一以為赤子一以為龍蛇憊心罷精磨以歲月然後致之難也及教之行衆皆戴公為親父母夫叛父母親讐仇非人之情故曰易於是天子以公為尚書右僕射封扶風

縣開國伯以褒嘉之公亦樂政之和知人之悅而修上之賜也於是為堂於其居之西北揭號曰谿堂以饗士大夫通上下之志既饗其從事陳曾謂其衆言公之畜此邦其勤不亦至乎此邦之人累公之化惟所令之不亦順乎上勤下順遂濟登茲不亦休乎昔者人謂斯何今者人謂斯何雖然斯堂之作意其有謂而喑无詩歌是不考引公德而接邦人於道也乃使來請其詩曰

帝奠九壄有葉有年有荒有條河岱之間乃我憲考一收正之視邦選侯以公來尸公來尸之人始未信公不飲食以訓以徇孰飢無食孰呻孰嘆孰冤不問而得分願孰為邦蟊節根之螟羊狠狼貪以口覆城吹之煦之摩手拊之箴之石之膊而磔之凡公四封既富以強謂公吾父孰違公令可以師征不寧守邦公作谿堂播播流水淺有蒲蓮深有蔆芡公以賓燕其鼓駭駭公燕谿堂賓校醉飽流有跳魚岸有集鳥既歌以舞其鼓考考公在谿堂公御琴瑟公暨賓贊稽經諏律施用不差人

用不屈谿有蓄茂有龜有魚公在中流右詩左書無我斁遺此邦是休

柳宗元新堂記

將為穹谷嵁巖淵池於郊邑之中則必輦山石溝澗壑凌絕險阻疲極人力乃可以有為也然而求天作地生之狀咸無得焉逸其人因其地全其天昔之所難今於是乎在永州實惟九疑之麓其始度土者環山為城有石焉翳于奧草有泉焉伏于土塗蛇虺之所蟠狸鼠之所游茂樹惡木嘉葩毒卉亂雜而争植號為穢墟韋公之來既逾月理甚無事望其地且異之始命芟其蕪行其塗積之丘如蠲之瀏如既焚既釃奇勢迭出清濁辨質美惡異位視其植則青秀敷舒視其蓄則溶漾紆餘怪石森然周于四隅或列或跪或立或仆竅穴逶邃堆阜突怒乃作棟宇以為觀游凡其物類莫不合形輔勢效伎於堂廡之下外之連山高原林麓之崖間廁隱顯邇延野綠遠混天碧咸會於譙門之内已乃延客入觀繼以宴娛或贊且賀曰見公之作知公之志公之因土而得

勝豈不欲因俗以成化公之釋惡而取美豈不欲除殘而佑仁公之蠲濁而流清豈不欲廢貪而立廉公之居高以望遠豈不欲家撫而戶曉夫然則是堂也豈獨草木土石水泉之適歟山原林麓之觀歟將使繼公之理者視其細知其大也宗元請志諸石措諸壁編以為二千石楷法

歐陽脩有美堂記　嘉祐二年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梅公出守於杭於其行也天子寵之以詩於是始作有美之堂蓋取賜詩之首章而名之以為杭人之榮然公之甚愛斯堂也雖去而不忘今年自金陵遣人走京師命予誌之其請至六七而不倦予乃為之言曰夫舉天下之至美與其樂有不得而兼焉者多矣故窮山水登臨之美者必之乎寬閑之野寂寞之鄉而後得焉覽人物之盛麗誇都邑之雄富者必據乎四達之衝舟車之會而後足焉蓋彼放心於物外而此娛意於繁華二者各有適焉然其為樂不得而兼也今夫所謂羅浮天台衡岳廬阜洞庭之

廣三峽之險號為東南奇偉秀絕者乃皆在乎下州小邑僻陋之邦此幽潜之土窮愁放逐之臣之所樂也若乃四方之所聚百貨之所交物盛人衆為一都會而又能兼有山水之美以資富貴之娛者惟金陵錢塘然二邦皆僭竊於亂世及聖宋受命海内為一金陵以後服見誅今其江山雖在而頹垣廢址荒烟野草過而覽者莫不為之躊躇而悽愴獨錢塘自五代時知尊中國効臣順及其亡也頓首請命不煩干戈今其民幸富完安樂又其俗習工巧邑屋華麗蓋十萬餘家以湖山左右映帶而閩商海賈風帆浪舶出入於江濤浩渺煙雲杳靄之間可謂盛矣而臨是邦者必皆朝廷公卿大臣若天子之侍從又有四方遊士為之賓客故喜占形勝治亭榭相與極遊覽之娛然其於所取有得於此者必有遺於彼獨所謂有美堂者山水登臨之美人物居邑之繁一寓目而盡得之蓋錢塘兼有天下之美而斯堂者又盡得錢塘之美焉宜乎公之甚愛而難忘也梅公清

慎好學君子也視其所好可以知其人焉四年八月丁亥廬陵歐陽脩記　梅公作此堂最得登臨佳處歐公為之作記人謂公未嘗至杭而所記如目覽坐堂上者使之為記未必能如是之詳也見文集

冰玉堂記

張文潛

熙寧中余為臨淮主簿始得拜劉公道原於汴上是時道原方脩資治通鑑而執政有素高其才者將用以為屬道原義不屈遂以絕復以親老求為南康酒官故書未成而去余既慕公之義而望其眉宇聽其議論其是非予奪之際凜然可畏而服也士大夫皆曰劉君之賢非獨其信道篤立心剛博學洽問之所至是蓋得父之風烈公之父諱渙字凝之有詞學為小官數以事屈在勢者節高不能容於世年五十餘為穎上令即致仕歸隱於廬山築室種蔬而食之無求於物人皆師尊焉於是既老矣公歸廬山無幾何得疾以元豐元年九月卒公諱恕道原蓋其字後十餘年而當元祐元年余受詔校資治通鑑於秘書省是時公同

時脩史之人往往而在道公之事本末尤詳皆曰道原廉介剛直其仕必欲達其道不以一毫挫於人者也方其激於義而作雖足蹈坎井手攬虎兕視之若無見雖古烈士武愧焉平居自負經濟大畧而視其為吏則嚴簿書束胥吏撫鰥寡繩豪猾纖悉曲當皆可為後法其學自書契以來以至于今國家治亂君臣世系廣至於郡國山川之名物詳至於歲月日時之後先間焉必知考焉必信有疑焉必決其言滔滔汩汩如道其鄰里族黨之事也其著書有疑年譜年略譜通監外紀十國紀年惟十國紀年先成世傳之世以比遷固歆向公亦自以不愧而自范曄以降不論也當時司馬君實歐陽文忠號通史學貫穿古今亦自以不及而取正焉疑之晚善養性篤行老益壯年八十二後道原數年卒累官至屯田員外郎其終也未嘗疾沐浴正冠而絕嗚呼亦異矣元符中余補官廬陵道原之子羲仲主簿於德安叙其大父與父之事示予且曰頃眉山蘇子由嘗道廬山

拜我大父於牀下出而歎曰凜乎非今世之士也其卒為詞以哭曰疑之為父與道原之為子潔廉不撓氷清而王剛鄉人是其言名吾大父所居之堂曰氷玉君為我實記之余曰昔司馬談能推明孔子作春秋之意欲為史未成以授其子遷而遷遂能網羅三代放逸舊聞馳騁上下數千載成一家之書與六經並傳父子之於文學美矣節無聞焉跡廣受於宣帝有師傅恩而父子一旦棄去視捨富貴如棄塵垢骨月之際風節同矣而文學無傳焉孰如君家父子文學風節輝輝並著名立於父而顯於子千載之遠四海之廣而一家擅之嗟乎世固未嘗有也余始應舉時與道原之弟格遊愛其學博而議正是蓋得其兄之餘而義仲敏於學而健於文屹然好名而立節者也余知氷玉堂之洒埽有繼矣其爵里世系與其行事之詳則既有誌之者矣故不復出因為詞以系之曰

我所思之人兮嗟可想而不可見意其人兮倚青雲而下睨矚九日而不壯超然不知其

何之兮遺此空山之故居豈訪重華而陳詛兮父唱子和與仙聖乎為徒紓為雲霓兮注為江湖偉為哲人兮我言在書超駕言而從之兮指廬山乎休吾車耕山而食兮梁谿而漁儼頓轡而不敢留兮恐其尚謂我汚也

朱元晦氷玉堂記

南康使君曾侯致虛既葺屯田劉公之墓明年乃訪得其故居遺趾於郡治之東暇日屏騶馭披荆榛而往觀焉問其北隱然以高者則劉公所賦之東臺也顧其南窊然以下者則詩序所指之蓮池也蓋自兵亂以來蕪廢日久唯是僅存而其他則皆漫滅不可復識矣曾侯為之躊躇四顧喟然而嘆曰凝之之為父道原之為子其高懐勁節有如歐馬蘇黄諸公之所道是亦可謂一世之人豪矣想其平日之居此林塘館宇之邃詩書圖史之盛既有以自適其適而一時遊且宦於此邦者亦得以叩門避席而考德問業焉何其盛也顧今百年之外臺傾沼平鞠為灌莽而使樵兒牧子皆得以嘯歌蹢躅於其上又何其

可悲也雖然此吾事也不可以不勉乃出少府羨錢贖之民間垣而壁之以合於郡圃累石以崇其臺引流以深其池遂作冰玉之堂於臺之西北而繪劉公父子之象於其上且闢陳忠肅公之嘗館于是也則又繪其象以侑焉既而所謂是二堂漫浪間者亦以次舉而皆復其舊既成使人以圖及書來屬予記予惟異時承乏此邦亦嘗有意於斯而不克就今披圖考驗尚能憶其彷彿固喜曾侯之敏於事而能有成矣抑予又有感焉近歲以來人心不正行身者以同流合污為至行任事者以便私適已為長策其間劉氏父子之風不唾而詈之者幾希矣欲其能如曾侯一以表賢善俗為心而不奪於世豈可得哉於是既書其事而適有以陳令舉騎牛詩畫為寄者因并以遺曾侯請刻堂上以補一時故事之缺云

蘇子瞻醉白堂記

故魏國忠獻韓公作堂於私第之池上名之曰醉白取樂天池上之詩以為醉白堂之歌意若有羨於樂天而不及者天

下之士聞而疑之以為公既已無愧於伊周矣而猶有羨於樂天何哉輒聞而笑曰公豈有羨於樂天而已乎且顧為尋常無聞之人而不可得者天之生是人也將使任天下之重則寒者求衣飢者求食凡不獲者求得苟有以與之將不勝其求是以終身處乎患難之域而行乎利害之途豈其所欲哉夫忠獻公既已相三帝安天下矣浩然將歸老於家而天下共挽而留之者莫釋也當是時其有羨於樂天無足怪者然以樂天之平生而求之於公較其所得之厚薄淺深孰有孰無則後世之論有不可欺者矣文致太平武定亂略謀安宗廟而不自以為功急賢才輕爵祿而士不知其恩殺伐果敢而六軍安之四夷八蠻想聞其風采而天下以其身為安危此公之所有而樂天之所無也乞身於強健之時退居十有五年日與其朋友賦詩飲酒盡山水園池之樂府有餘帛廩有餘財而家有聲妓之奉此樂天之所有而公之所無也忠言嘉謨效於當時而文采表於後

世死生窮達不易其操而道德高於古今此公與樂天之所同也公既不以其所有自多亦不以其所無自少將推其同者而自託焉方其寓形於一醉也齊得失忘禍福混貴賤等賢愚同乎萬物而與造物者遊非獨自比於樂天而已古之君子其處已也厚其取名也廉是以實浮於名而世誦其美不厭以孔子之聖而自比於老彭自同於丘明自以為不如顏淵後之君子實則不至而皆有侈心焉臧武仲自以為聖白圭自以為禹司馬長卿自以為相如楊雄自以為孟軻崔浩自以為子房然後世終莫之許也由此觀之忠獻公之賢於人也遠矣昔公嘗告其子忠彥將求文於軾以為記而未果公薨既葬忠彥以告軾以為義不得辭也乃泣而書之

詩集

鸞棲丨鳳丨堂應潘尼　燕入舊時王榭堂前丨飛丨尋常百姓家劉禹錫　依竹野外堂丨丨杜　蔭茅背廓堂成丨白丨杜　宿霧披公堂丨丨丨　西郊向時出碧鷄坊丨

｜｜草堂並同上風露入｜｜氣｜秋堂涼韓達者升游夏三千志｜高｜得｜堂杜

且新｜｜巾堂｜韓開襟豁｜｜野堂｜杜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別集卷十七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別集卷十八

宋　謝維新　撰

宮室門

齋舍　附

書院　書堂　精舍

宮室舉要

齋者其書院精舍之別名乎古者國有學鄉有校遂有序黨有庠而家有塾未聞所謂齋之號也齋之號始於何時乎盖嘗讀莊子而聞吾孔顔有心齋之説然非此之齋也爰自梁武帝造寺蕭子雲飛帛大書一蕭字其後有季約之者見之買而歸東洛建一小室以玩之而號之曰蕭齋然則

齋之立名或者其殆昉諸此也按說文齋潔也取其戒潔之義以為室也亦猶夫學之為言覺也校之為言教也序與庠之為言射也其義不既深巳乎然使士君子居之不能平其心定其氣一其視聽祗以此為遊觀燕逸之地是徒竊古人之美名而未免戾古人之實意雖有此齋誰無此齋反而求之與其為李約之之蕭齋曾不若顏氏子之心齋之為有得也然則後之名齋者當如之何哉

事類

蕭齋 劉約之杜陽雜編

高齋 在寧國府治東謝元暉有詩又杜少陵居夔三徙居皆名丨丨其詩曰次水門者白帝城之丨丨也曰依藥餌者瀼西之丨丨也曰一川者東屯之丨丨也陸游高齋記

東府 梁宣城王為楊州刺史顧野王及王褒為賓客野王好丹青於丨丨起齋舍野王畫七賢命王褒書贊稱為兩絕

秋聲 丨丨齋在撫州郡治後老屋數椽人跡罕至改曰拙齋見朱文公文集

竹齋

唐張渭題從弟沔州判官丨丨詩竹裏藏公案花間隱使車

榕齋 在冨順治以丨木名

便齋 崔鄲居光德里創丨丨宣宗歎曰鄲一門孝友可為士族法因題曰德星堂孔帖

湖學 安定先生自慶歷中教學於蘇湖間二十餘年束修弟子前後以數千計是時方尚詞賦獨丨丨以經義及時務學中故有經義齋治事齋經義齋者擇疏通有器局者居之治事齋者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邊防水利之類故天下謂湖學多秀彥其出而筮仕往往取高第及為政多適於世用若老於吏事者由講學有素也

太學 皇祐末名安定先生胡瑗為國子監講書專管勾丨丨數年進天章閣侍講猶兼學正每公私試罷掌儀率諸生會于首善堂合雅樂歌詩乙夜乃散諸齋亦自歌詩奏樂琴瑟之聲徹于外並呂氏家塾記

四益 丨丨齋在袁州郡治張杓刻魏公所書丨丨碑

四達 高郵趙使君晦之所作齋東圃户牖丨丨因以名之眉山蘇軾為銘

坡集

寶晉｜｜齋在無為軍米芾建中藏晉人法帖

英輔｜｜齋在安慶府太平寺求乃王禹玉讀書之地公自舒發解至登台輔守朱綽易此名

無倦｜｜齋在靜江府治南軒云舊名緩帶予惟其肆也更題曰｜｜

隱齋｜｜在袁州郡治太守張杓建南軒張栻命名仍為作記蓋取孟子惻隱之義朱文公有詩

緩齋戶曹掌州幣貳行獄訟事皇族公括以｜名｜周必大為作箴

拙齋在撫州郡治守趙景明建朱文公作記又在南康朱文公書扁以濂溪拙賦而命名

率齋在袁州守陳太和建孫尚書靚記

舫齋｜｜眞州郡治頗深廣

東齋在潮州揭陽縣治丞相梁公克家嘗館於是梅花忽開梁賦詩曰九鼎變調終有待百花蓋涯敢言芳後大魁天下不十年登宰相

山齋在利州范蜀公詩云衆山四面合二水南北流蘇頻濱詩云簡書日填委杖屨每幽獨

隱求齋在建之武夷取｜居以｜其志

之義朱文公有詩

觀善齋 在建崇安之武夷朱文公有詩

書院

麗正書院 上置丨丨丨丨聚文學之士秘書監徐堅太常博士會稽賀知章監察御史趙冬曦等或脩書或侍講以張說為修書使以總之有司供給優厚通鑑玄宗紀

應天書院 應天府民曹誠即同文舊居廣舍百五十楹聚書千餘卷以延學者真宗嘉之賜名曰丨丨府丨丨

白鹿書院 唐李渤與兄涉俱隱於此山嘗養一白鹿因名之南唐昇元中建學館以李道為洞主掌其教授長編云太平二年知江州周述言廬山白鹿洞學徒嘗數千百人乞賜九經使之肄習詔國子給本乃傳送之

鵝湖書院 在鉛山縣西南十五里昔有龔氏居山傍蓄鵝成羣因名淳熙初年晦菴象山曾會於此

石鼓書院 唐元和間衡州人李寬於丨丨創丨丨國初賜勅額有朱文公記

嶽麓書院 湘西故有

藏室背陵向壑木茂而泉潔為士子肄業之地始開寶中郡守朱洞首度基創宇以待四方學者李允則來為州請于朝乞以書藏方是時山長周式以行義著祥符八年召見便殿拜國子主簿使歸教授詔以｜｜｜｜名增賜中秘書紹興辛亥更兵火灰燼乾道改元建安劉珙下車湘人合辭以書院請未半歲而屋成南軒記

城南書院　在潭州臨湘門街乃南軒先生講學之地題扁筆勢豪勁張紫微平生得意書也其間鑿池以滙息澤之水本屬納氏故名納湖南軒有詩朱文公有跋

五峯書院　胡宏築在寧鄉縣之靈峯

清湘書院　林岊守全得柳侯仲塗讀書遺址築室館士今守趙必愿增之魏了翁記

東湖書院　在隆興府漕趙崇憲創于係倅廳之舊基滕强恕以逼近市廛請于朝遷之｜｜晏家山上

延平書院　在水南陳宓建

建安書院　在州治之西守王埜建

涵江書院　在興化軍

書堂張九齡書堂在南雄始興縣南山幽水秀花木長春几案庭戶皆石琢就韓魏公書堂在黃州安國寺范文正書堂在澧州安鄉縣丨丨丨幼孤從母歸朱氏來寓安鄉與俱來讀書此地胡文定書堂胡公安國渡江而休于衡岳買地結廬名曰書堂十五年不出

精舍武夷精舍朱文公築於五曲大隱屏之下韓元吉記文公有詩滄洲精舍朱文公築于考亭以館四方之學者周益公題扁今為祠堂

歐陽修東齋記官署之東有閣以燕休或曰齋謂夫閑居平心以養思慮若於此而齋戒也故曰齋河南主簿張應之居縣署亦理一作治小齋河南雖赤縣然征賦之民一作名戶纔七八千田利之入率無一鍾之畝人稀土不膏腴則少爭訟幸而歲不大凶亦無逋租凡主簿之所職者甚簡少故未嘗憂吏責而

得優游以嬉應之又素病羸宜其有以閑居而平心者也應之雖病然力自為學常曰我之疾氣留而不行血滯而流逆故其病咳血然每體之不康則或取六經百氏若一作與古人述作之文章誦之愛其深博閎達雄一作奇富偉麗之說則必茫乎以思暢乎以平釋然不知一作覺疾之在體因多取古書文字貯齋中少休則探以覽焉夫世之善醫者必多蓄金石百草之物以毒其疾須其瞑眩而後瘳應之獨能安居是齋以養思慮又以聖人之道和平其心而忘厥疾真古之三字一作可謂藥善者歟傍有小地竹樹環之應之時時引客坐其間飲酒言笑終日一作終日言笑不倦而某嘗從應之於此因書于其壁三字一作于壁而記云

馬子才浩齋記

舜視棄天下如棄敝屣伊尹以不義祿之天下而不顧舜伊尹之輕天下如此哉古之人所以成就大事當危疑之機顛覆之變處置甚暇而不亂唯輕天下者能之令夫操刀而斷壺執匕以飯糕者

皆是也至於屠龍鱠蛟刺虎之役則束手戰栗而不敢發者其氣餒也于慨許滹翁於其所居之東開室讀書名之曰浩齋而求記於予予請以一齋之事言之則所謂浩然者可以立見而不惑今子之整齋圖書拂拭几案之洒埽天下有異於此乎今子之洒埽是室也異時卧琴於牀掛劔於壁冠佩在上屨杖在下異時之輔相天子措置公卿大夫百執之士下至於庶人微至於萬物有異於此乎子有役而呼童子小不如意則必叱而去之奔走顛倒唯子所指異時將百萬之衆大戰于陰山之墟朔野之北徼吟而輕呼使熊羆豺虎之猛畢皆赴敵萬死而不顧亦有異於此乎子或志倦體疲神倦欠伸撫髀露腹便然酣卧乎一榻之上異日之厭功名辭富貴歸休乎江湖之間泉石之畔高尚以養德酣吟而適真亦有異於此乎子之居是齋也試以此觀之則所謂浩然者豈不壯哉予嘗患士氣卑弱不足與立子有志於此言則其自負必無敵於天下矣予之閲人亦

多矣為利僅耳喜津津出顔間而手足趯趯然揺動小不諧世則推敗挫辱作兒女聲有可怜憔悴之色此何謂也予將求子以語同儕而論心尚有此態則可以相視一笑元祐丁卯五月朔日記

晁無咎潛齋記

潛室之廣九丈其高如之背陽而面陰違温而趍寒其室雙翼外蔭老木翳其前小竹叢其右朦朧晻暧光景不曜蓋若蟄虫伏獸之所潛焉而潛之名所為得也客過予者曰方今主聖臣良政恬俗康朝有鵷鷺野無豺狼可謂有道之世矣吾子生二十長六尺出不能提桴鼓以動百萬之師左烏號之弓右昆吾之劒喑嗚叱吒北牧祁連西虜靈夏入不能陪黄閣之末議聯紫微之别班正容端色以齋肅百吏操紙握管以號令四海令反幽幽默默逃形遠跡以頑處心以潛名室豈非所謂倒行而逆施者耶予躍然而驚憮然而笑曰有是哉主聖臣良此吾潛之所為甘乎分者也政恬俗康此潛之所為幸乎安者也朝有鵷鷺野無豺狼此吾

潜之所為有待乎亨者也而反以是疑吾頑其亦未之思耶請為客言潜易曰雷在地中復此天地之潜也而陽氣已動乎黄泉矣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此蟲獸之潜也而小者獲伸大者獲存矣故不能靜者不能動不能處者不能出然則奚行之倒而施之逆耶昔日回還潜於道故闇然而日章黄綺潜於聲故黙然而寖揚潜乎潜將以為不潜者矣客俛而出因記其語於壁

洪景盧怡齋記

馬子遂良館于宇下六百日宿廬直容齋不能十步語出口輒入予耳故寓客無敢不公言今日予方竊箋詞倦困枕肱卧聞遂良與客對始咥訾呫囁不可聽已則放聲棘談往復甚苦予躡履蔽隱候伺則遂良正東向捉篆筆自作怡齋字客人長鬚廣顙秀眉箕口倨坐其西詰所以曰自而之左親戚遠墳墓行游四方有年矣謹歲時歸休覲父母再拜寒温罷入室刺刺與妻子語勞苦平生百未一猷復别去上馬怳然無一分樂易色行年三十

七拄腹五千卷書未能合有司度程擬取一第睚睚棲棲不自聊賴顧方以怡自滿傲倪容膝之室得微太歎我歟敢問吾子所以怡者何事而謂齋者果安在哉遂良且笑且怒瞪對之曰子貌則士也夫何言之陋方吾家居入怡顏以事父母出怡色以與兄弟處暇時讀書以怡吾心食與口怡寢與體怡吾窮到骨矣而其怡常自若也旦若遊越則越為吾廬暮若遊燕則燕為吾廬在吾室為吾齋固也出而見子坐子之舍亦吾齋也孰賓孰主哉子何言之陋語未既予立聽不暇久疾出揖二子曰客則失矣而主人亦未為得也今人在貧賤而不失怡於布衣在富貴而萬鍾不能怡也亦幾矣雖然之二者於道由九牛一毛也尚何足論天地大蘧廬也曾不足以盈我尚何燕越之間歟閑口亟休勿復言之客舌舉不得下惝怳自失意若欲逌而足不可引予笑曰予亦多言耳子何為而去顧侍奴取酒引滿徑醉就睡有頃醒視之獨予遂良在客去矣

張南軒

拙齋記

盱江曾節夫以拙名其齋而請予為之記予喟而歎曰士病於不拙也久矣文采之勝而聲名之求知術之滋而機巧之競爭先以相勝詭御以幸得而俗以益薄士病於不拙也久矣頃者始見吾子望乎容止退然若不安聽乎言辭吶然若不足意吾子之不馳騖於斯世也已而旋觀乎吾子之為則處已也介而接物也嚴又有以知吾子之能自守也今以拙名齋抑子之志如此而何以予之記為雖然子之求於予也幾予言之可以輔仁也抑亦子之質之美予亦有望焉請試為子言之也予聞之義理之本於天者至精而無窮氣稟之存乎人者雖美而有限伊欲究夫無窮而化其有限舍學何以哉雖然所謂進學之方則亦有道矣古之人於此蓋終身焉若升高之必自下若陟遐之必自邇此其用力豈苟然而已哉予又病夫學者之不拙也旁窺而竊取耳受而口傳恃臆度而鑿空虛難之不圖而惟獲之計序之不循而惟至之必久之不務而惟速

之求若是而欲有諸躬也難矣予是以病夫學之不拙也稽諸洙泗之門子之家子與非百世師乎聖人始以魯稱之而其於是道終以魯得之所謂三省其身自反而縮與夫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皆其平日所為用力者也戰兢臨履至於啟手足之際而後以為知免一簣之不易尤不安其終其學之有始有卒幾於聖而全其天蓋如此謂於是道以魯得之非邪由予前所言士病於不拙者吾子既無是之患矣由予後所言病夫學者之不拙也吾子其率以是免之哉請無他求以子之家子與為標準而從事焉其可已若夫安其所已能而倦其所未進則為拘於有限而息乎無窮是拙之流生害也吾子其必不然矣

朱晦庵敬齋箴

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擇地而蹈折旋蟻封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戰戰兢兢罔敢或易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洞屬屬罔敢或輕不西以東不南以北當事而存靡他其適弗貳以二

弗參以三惟精其一萬變是監從事於斯是曰持敬動靜弗違表裏交正須臾有間私欲萬端不火而熱不氷而寒毫氂有差天壤易處三綱既淪九法亦斁嗚呼小子念哉敬哉墨卿司戒敢告靈臺

晝舫齋記

歐陽脩

予至滑之三月即其署東偏之室治為燕私之居而名曰晝舫齋廣一室其深七室以户相通凡入于室者如入于舟中其温室之奥則穴其上以為明其虚室之疏以達則欄檻其兩傍以為坐立之倚凡偃休於吾齋者又如偃休乎舟中山石崷崪佳花美木之植列於兩簷之外又似泛乎中流而左山右林之相映皆可愛者故因以舟名焉周易之象至於履險蹈危必曰涉川蓋舟之為物所以濟險難而非安居之用也今予治齋于署以為燕安而反以舟名之豈不戾哉矧予又嘗以罪謫走江湖間自汴絕淮浮于大江至于巴峽轉而入于漢沔計其水行幾萬餘里其羈窮不幸而卒遭風波之險往往叫號神明以脫須臾之命者數矣

當其恐時顧視前後凡舟之人非為商賈則必仕宦因竊自歎以謂非冒利與不得已者誰肯至是哉賴天之恵全活其生今得除去宿負列官于朝以來是州飽廩食而安署居追思曩時山川所歷舟楫之危蛟鼉之出沒波濤之洶歘宜其寢驚而夢愕而乃忘其險阻猶以舟名其齋豈真樂於舟居者耶然予聞古之人有逃世遠去江湖之上終身而不肯反者其必有所樂也苟非冒利於險有罪而不得已使順風恬波傲於枕席之上一日而千里則舟之行豈不樂哉顧予誠有未暇而舫者宴嬉之舟也姑以名予齋奚曰不宜予友蔡君謨善大書頗怪偉將乞其大字以題于楹懼其疑予之所以名齋者故具以告又因以置于壁

學齋記　張文潛

古之君子無須臾而不學故其為德無須臾而不進雞鳴而興暮夜而休一日之間出則涖官治民事師友對賓客入則事其親撫其家教其幼賤振其族姻（音因）與夫誦說講辨上世聖賢之言語文章制

度服物而然樂則御琴瑟布樽俎拜俯升降酬酢相侑勉勉汲汲無須臾之間不習其事學其理通其曲折而服其訓戒益頃刻而去其心非特其迹然也安居無事精思而深念矯揉其心志調服其血氣觀天地之道察萬物之理以究道德之微妙而通性命死生之始終者亦未始有頃刻之休是故其德日進而不可止蓋自其不息而察之則豈特日進也哉晝之所違過其旦夜之所得加於晡豈特旦暮晡夜之別哉一語一默一起居而新故不相襲矣自其爲士而至聖人如日之運於天小之爲旦夜中昃之變大之爲寒暑春秋之異然微細而察之則雖求毫氂絲忽之間而不可得嗚呼士之欲進於道其勤苦勉強蓋必如是而後至則亦已勞矣若後世之士其不至於聖人也亦可知矣古之君子飲食游觀疾病死生之際未嘗不在於學士會食而問般柔則飲食之際未嘗不在學也曾晳風乎舞雩詠而歸則游觀之際未嘗不學也曾子病而易大夫之簀則疾病

之際未嘗不學也今之所謂學者既剽盜其皮膚攘掇其土苴比於古之人大可愧矣然少而習之未幾見而自以為業成者十九也冠而仕則冠而棄之壯而仕則壯而棄之以其滅裂苟偷之習而亟捨於既仕之日故後世之君子大抵從仕數年則言語笑貌嗜慾玩習之際比之進取之初以儒自名者固已大異矣葢古之君子其學也內以脩身外以治人所學愈高所治益修而成功愈崇是故君子立於世則天下被其福嗚呼三代之衰儒者之功不大見於世而生民之望於君子者未能厭滿其欲豈非士之學未至而道不立哉嗟乎民之休戚係於道學之成否則夫為士者可不勉歟元豐之乙丑余官於咸平治其所居之西即其舊而完之既潔以新矣於是悉取詩書古史陳於其中有誦習之牖有休偃之席暑則啟扉寒則塞向豳七月朝夕處乎其中取書而讀之其甚憊也則即席以休以深思其平日之所得無一日而不在是也余惰者也故取古之道而名

之曰進學而書其說庶朝夕得以自警焉上吐雅反仄雅反憊步拜反

舒元輿問國庠記

先王建太學法以國冑子欲敺人歸義府也故設官區掌嚴大其事明公侯卿大夫必由是而出某既求善藝於闕下謂今之太學猶古之太學將欲觀焉自以為下士小儒未嘗覩夫子庠序欲往焉先三日齋沐而後行行及門乃脫蓋下車循墻而趨請於謁者曰吾欲觀禮於太學將每事問之於子可乎謁者許諾遂前導之初過於朱門門闃沉沉問曰此魯聖人之宮也遂拜之次至於西有高門門中有一廈屋問之曰此論堂也予懼其鴻學方論不敢入導者曰此無人乃虛堂爾予惑之遂入見庭廣數畝盡墾為圃矣心益惑復問導者曰此老圃所宅予安得欺我耶導者曰此積年無講論故庭化為蔬地久為官於此者圖之非圃所宅也循廊升堂堂中無机榻有苔草沒地予立其上悽慘滿眼大不稱嚮之意復為導者引又至一門問之曰此國子館也入

其門其庭其堂如入論堂俄又歷至三館門間之廣文也太學也四門也入其門其庭其堂如國子其生徒去聖人之與如堂館之蕪嗟乎詩書禮樂國之洪源濬其源天下可以光潤塗其源天下為之顛頹故唐堯知其如此亦先命廷臣典三禮教胄子誕敷文徳於天下天下之屋皆可封及夏殷時其孟也則必濬之其季也則皆自室之自室之時天下之屋皆可誅至周室有文武周公勃興而作復唐虞之道行七八百年而付仲尼承之孜孜日夜席不敢煖祖述之憲章之發於鄒魯張於洙泗上摩蹋三光下垂之無窮其徒有入室者升堂者及門者散滿天下雖丁周季而天下姦臣賊子猶解曰周孔之教不敢妄動以此則文之教豈可須臾弛耶至嬴政化之室其源源未絕而已自絕于天下矣漢初纔息干戈復濬其源而後生公孫弘倪寬卜式之徒迸出維持戰爭之漢二百年間無所失墜皆周公仲尼之力也國家用干戈取天下其道正於漢氏然自冠生幽陵

軍旅之事始勝俎豆故太學之道不得不衰涼今皇帝傳大寶七祀生獻吳濞蜀禪於郊薄梟夏逆首延路姦師拔䰟世家比用兩階之舞可謂至矣今溟澥無波兵器可以蒙之虎皮矣乃大修周公仲尼之道之時也而太學猶且衰涼之若此豈非有司之不供職耶羣公卿士之不留意耶不然何使巍巍國庠寂寞無聞回也賜也說釋道義之聲雖館宇雲合鞠為荒園可謂大國虛設以自欺也愚甚不取且懼周公仲尼之道沒墜於泉遂記其所荒之大畧以喻有司

李泰伯袁州學記

皇帝二十有三年制詔州縣立學惟時守令有哲有愚有屈力殫慮祇順德意有假官借私苟具文書或連數城亡誦弦聲倡而不和教泥不行三十有二年范陽祖君無擇知袁州始至進諸生知學宮闕狀大懼人材放失儒效闊疎無以稱上意旨通判潁川陳君侁聞而是之議以克合相舊夫子廟陿隘不足改為乃營治之東厥土燥剛厥位面陽厥材孔良瓦甓黝堊丹

漆舉以法故殿堂室房廡門各得其度生徒有舍庖廩有次百爾器備並手偕作工善吏勤晨夜展力越明年成舍菜且有日盱江李覯諗于衆曰緬維四代之學考諸經可見已秦以山西鏖六國欲帝萬世劉氏一呼而關門不守武夫健將賣降恐後何耶詩書之道廢人唯見利而不聞義焉耳孝武乘豐富世祖出戎行皆孳孳學術俗化之厚延于靈獻草茅危言者折首而不悔功烈震主者聞命而釋兵羣雄相見不敢去臣位尚數十年教道之結人心如此今代遭聖神爾來得賢君俾爾由庠序踐古人之迹天下治則譚禮樂以陶吾民一有不幸猶當仗大節為臣死忠為子死孝使人有所賴且有所法是惟朝家教學之意若其弄筆墨以徼利達而已豈徒二三子之羞抑為國者之憂

呂伯恭白鹿書院記

淳熙六年南康軍秋雨不時高仰之田告病郡守新安朱侯某行眡坡塘並廬山而東得白鹿書院廢址慨然顧其像曰是蓋唐李渤之隱居

而太宗皇帝驛遞九經俾生徒肄業之地也書院㪚於南唐其事至鮮我太宗於汎埽區宇日不暇給之際奬勸封植如恐弗及規模遠矣我中興五十年釋老之宮圮于寇戎者斧斤之聲相聞各復其初獨此地委於榛莽過者太息庸非吾徒之耻哉郡雖貧薄顧不能築室數楹上以宣布本朝崇建人文之大指下以續先賢之風聲於方來乎迺屬軍學教授楊君大法星子縣令王君仲謀董其事又以書命祖謙記其成祖謙竊嘗聞之諸公長者國初斯民新脫五季鋒鏑之阸學者尚寡海內向平文風日起儒先往往依山林即閒曠以講授大率多至數十百人嵩陽嶽麓睢陽及是洞為尤著天下謂之四書院者也祖宗尊右儒術分之官書命之祿秩賜之扁榜所以寵綏之者甚備當是時士皆上質實下新奇敦行義而不偷守訓故而不鑿雖學問之淵源統紀或未深究然甘受和白受采既有進德之地矣慶歷嘉祐之間豪傑並出講治益精至于河南程氏横渠張

氏相與倡明正學然後三代孔孟之教始終條理於是乎可考建炎再造典刑文憲浸還舊觀關洛緒言稍出於毀棄剪滅之餘晚進小生驟聞其語不知親師取友以講求用力之實躐等凌節忽近慕遠未能闚程張之門庭而先有王氏高自賢聖之病如是洞之所傳習道之者或鮮矣然則書院之復豈苟云哉此邦之士盍相與把先儒淳固慤實之餘風服大學離經辨志之始教由博而約自下而高以揚熙陵開迪樂育之大德則於賢侯之勸學斯無負矣至於考方志紀人物亦有土者所當謹若李濬之之遺迹固不得而略也侯於是故重民之勞賦功已俟率循其舊十七八力不足而意有餘興廢始末見當塗鄭祥正所記者皆不書

張南軒嶽麓書院記

湘西故有藏室背陵向壑木茂而泉潔為士子肄業之地始開寶中郡守朱洞首度基創宇以待四方學者李允則來為州請于朝乞以書藏方是時山長周式以行義著祥符八年召見便

殿拜國子學主簿使歸教授詔以嶽麓書院名增賜中秘書給與辛亥吏兵革灰燼乾道改元建安劉侯珙下車既剔蠹夷姦民俗安靜湘人合辭以書院請侯欸然曰是固章聖皇帝加惠一方以風厲天下者而可廢乎半歲而成某從多士往觀焉曰侯之為是舉也豈特使子羣居族談但為決科利祿計乎亦豈使子習為言語文辭之工而已乎蓋欲成就人才以傳道而濟斯民也其傳果何歟曰仁也仁人心也率性立命知天地而宰萬物者也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於此焉求之則不差矣嘗試察吾事親從兄應物處事是端也苟能充而達之則仁之大體豈不可得乎及其至也與天地合德鬼神同用悠久無疆變化莫測而其則初不遠也是雖約居屏處庸何損得時行道事業滿天下而亦何加於我遂書斯言以厲同志以無忘侯之德

朱文公石鼓書院記

衡州石鼓山據蒸湘之會江流環帶最為一郡佳處故有書院起唐元和間州

人李寛之所為也國初時嘗賜勅額其後乃復稍徙而東以為州學則書院之迹於此遂廢而不復修矣淳熙十二年部使者潘侯時徳先始因舊址列屋數間榜以故額將以俟四方之士有志於學而不屑於課試之業者居之未竟而去今使者成都宋侯若水子淵又因其故而益廣之別建重屋以奉先聖先師之像且摹國子監及本道諸州印書若干卷而俾郡縣擇遣修士以充入之蓋連帥林侯栗諸使者蘇侯詡管侯鑑衡守薛侯伯宣皆奉金齎割公田以佐其役踰年而後落其成焉於是宋侯以書來曰願記其實以詔後人且有以幸教其學者則所望也予惟前代庠序之教不修士病無所於學往往擇勝地立精舍以為羣居講習之所而為政者乃成就而褒表之若此山若嶽麓若白鹿洞之類是也逮至本朝慶曆熙寧之盛學校之官遂徧天下而前日處士之廬無所用則其舊迹之蕪廢亦其勢然也不有好古閔舊之賢孰能謹而存之哉抑今郡縣之學官

置博士弟子員皆未嘗考其德行道藝之素其所授受又皆世俗之書進取之業使人見利而不見義士之有志於為己者葢羞言之是以嘗欲別求燕閒清曠之地以共講其所聞而不可得此二公所以慨然發憤於斯役而不敢憚其煩葢非獨不忍其迹之蕪廢而已也故特為之記其本末以告來者使知二公之志所以然者無為今日學校科舉之意亂焉又以風曉在位使知今日學校科舉之害將有不可以是為適然而莫之救也若諸生之所以學而非若今人之所謂則昔者吾友張子敬夫所以記夫嶽麓者語之詳矣顧於下學之功有所未究是以誦其言者不知所以從事之方而無以蹈其實然今亦何必他求為哉亦曰養其全於未發之前察其機於將發之際善則廣而充之惡則克而去之其亦如此而已矣又何俟於予言哉

石徂徠山書院記

自周以上觀之賢人之達者臯陶傅說伊尹呂望召公畢公是也自周以下觀之賢人之

窮者孟子楊子文中子吏部韓愈是也然較其功業德行窮不必易達不必移三百年賢人之窮者又有泰山先生孟子楊子文中子吏部皆以其道授弟子既授弟子復傳之於書其書盛行其道大耀先生亦以其道授弟子既授之弟子亦將傳之於書將使其書盛行其道大耀乃於泰山之陽起學舍搆講堂聚先聖之書滿屋與羣弟子而居之當時游從之貴者孟子則有梁惠王齊宣王滕文公之屬楊則有劉歆桓譚之屬文中子則有越公之屬吏部則裴晉公鄭相國張僕射之屬門人之高弟者孟則有萬章公孫丑樂克之徒楊則有侯芭劉棻之徒文中子則有董常程元薛收李靖杜如晦房魏之徒吏部則有李觀李翺李漢張籍皇甫湜之徒今先生游從之貴者故王沂公蔡貳卿李泰州孔中丞今李丞相范京洛胡子京張安道士熙道祖擇之門人之高弟者石介劉牧姜潜張泂李温足以相望於千百年之間矣孰謂先生窮乎大哉聖賢之道無屯泰孟子楊

子文中子吏部皆屯於無位與小官而孟子泰於七篇楊子泰於法言太玄文中子泰於續經中說吏部泰於原道論佛骨表十餘萬言先生嘗以謂盡孔子之心者大易盡孔子之用者春秋是二大經聖人之極筆也治世之大法也故作易說六十四篇春秋尊王發微十七卷疑四凶之不去十六相之不舉故作堯權防後世之篡奪諸侯之僭偪故作弊制辨注家之誤正世子之名故作正名解美出處之得明傳嗣之嫡故作四皓論先生述作上宗周孔下擬韓孟是亦為泰先生孰少之哉介然先生之道大先生之為請以此說刊之石鑱于講堂之西壁康定元年七月十八日記

韓元吉武夷精舍記

武夷山在閩粵直北其山勢雄深盤礴自漢以見于祀事閩之諸山皆後出也其峯之最大者豐上而斂下巋然若巨人之戴弁緣隙磴道可望而不可登世傳避秦而仙者蛻骨在焉溪出其下絕壁高峻皆數十丈岸側巨石林立磊落奇秀好事者一

日不能盡則卧小舟杭溪而上號為九曲以左右顧視至其地或平行景物環會必為之停舟戛杖倚徙而不忍去山故多王孫鳥則白鷳鷓鴣聞人聲或磔磔集崖上散漫飛走而無驚懼之態水流有深處可泳草木四時數華道士即溪之窮僅為一廬以待遊者之食息往往酌酒未半已迫曛暮而不可留矣山距驛道纔一二里許逆旅邉望不俾僕夫馬足之勞幸而至老氏之宫宿焉明日始能裹飯命舟而溪之長復倍於驛道之遠促促而來遽遽而歸前後踵相屬也予舊家閩中兩官于建安蓋亦遽遽歸之一耳吾友朱元晦居于五天山在武夷精舍而近若其外圃暇則遊焉與其門生弟子挾書而誦取古詩三百篇及楚人之詞哦而歌之得酒嘯詠留必數日蓋山中之樂悉為元晦之私也予每愧焉淳熙之十年元晦既辭使節於江東遂賦祠官之禄則又曰吾今營其地果盡有山中之樂矣蓋其遊益數而於其溪五折負大石屏規之以為精舍取道士之廬猶

半也誅鋤草茅僅得數畝面勢清幽奇木佳石拱揖映帶若陰相而遺我者使弟子具畚鍤集瓦竹相率成之元晦躬畫其處中以為堂旁以為齋高以為亭下以為室講書建業琴書酒賦莫不在是予聞之恍然如寐而覺醒而醒隱隱猶記其地之英也且曰其為吾記之夫元晦儒者也方以學行其鄉善其徒非若畸人隱士遁藏山谷服氣茹芝以慕夫道家者流也然秦漢以來道之不明久矣吾夫子所謂志於道亦何事哉夫子聖人也其步與趨莫不有則至於登泰山之巔而誦言於舞雩之下未嘗不遊胷中蓋自有地而一時弟子鼓瑟鏗然春服既成之詠乃獨為聖人所予古之君子息焉者豈以是拘拘乎元晦既有以識之試以告夫來者相與酬酢於精舍之下俾或自得其視幔亭之風柳又何如也是歲八月穎川韓元吉記

詩集賦詩

巳公茅屋下可以丨新丨枕簞入林僻茶瓜留客遲　江蓮搖白羽大棘夢青絲空添許詢

輩難酬支遁詞杜已上人茅齋朋酒才士得神秀書齋閒爾為根華晴雨好綠服暮春宜丨丨日歡會老夫今始知杜和江陵宋大少府蓊雨後同諸公及舍弟宴書齋桂林出穿山水縣讀書松丨丨蕭條捐未事邂逅得初心哀猿醒俗耳清泉潔塵襟詩成有共賦酒熟無孤斟青竹時默釣白雲日幽尋薛縣齋讀書林杪高齋坐丨丨杜八九椽茅齋丨丨丨杜數莖竹高樹螂聲秋巷裏朱門冷靜似閒居重裝墨畫丨丨丨長著香薰一架書語笑侍兒知禮數吟哦野客任狂踈就中愛讀英雄傳欲立功勲恐不如王建早春過龍武李將軍書齋低麻礙軒欒耽靜非偽為本性實踈索齋中一就枕不覺白日落丨丨丨丨丨寡德謝接諾聚蔺若墻陰秋窮未開蔦所食類病馮動影似移岳欲駐迫逃哀豈殊辭緶縛已見飽時雨應豈疏與藜賈長江齋中開門見雀羅世事終成夢生涯欲半過白雲心已矣滄海意

如何梨杖全吾道榴花養太和春風騎馬醉江月釣魚歌散帙看蟲蠹｜｜｜｜｜遠山終日在芳草傍人多文體骿生傲方言楚俗訛屈平君莫弔腸斷洞庭波劉長卿同姜濬題裴式微餘王東齋

簡齋真虛名我窗三尺餘可以閱晦明比省雖巨麗無此風竹聲不著散花女而況使羌兒世間多岐路居士繩牀平未知阮遥集幾屐了平生欽重一屈鞋千載笑絕纓槐陰自入戶知我喜新晴覓句方未了｜｜｜｜｜陳去非簡齋

鈴齋作面山誰榜｜｜｜｜｜晦明終日捲簾看賦成夜燭纔銷寸衛退朝曦未半竿晁太史面山堂詩

隱去復何求晨窗林影開夜枕山泉響｜｜｜｜｜無言道心長朱文公隱求齋詩

相看俱努力負笈何方來今朝此同席日用無餘功｜｜｜｜｜朱文公觀善齋詩

書院山下稻粱肥鵞湖｜｜｜｜｜豚穽雞棲對掩扉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歸

張僃　叢間松栢姿　積雨欣始霽清和在此時林葉既敷榮禽聲亦融怡鳴泉來不窮湖風起詩

淪漪西山捲餘雲逌覺秀色滋層層丨綠丨變彼丨丨丨青青初不改似與幽人期坐久還起來堤邊足逶迤遊魚倚我行野鶴向我飛敢忘昔賢志亦復詠而歸寄言山中友和我平生詩

張南軒城南書院詩　謀野欣有獲　清冷寒澗水窈窕青山阿昔賢有幽尚眷言此姿姿事往今幾時高軒絕來過學館空廢址鳴弦息遺歌我來勸相餘杖策褰綠蘿丨丨丨丨披圖知歷訖永懷當年盛辛辛衿珮多博約感明恩涵泳偲泰和淒涼忽荒榛俯仰驚頹波發數速網紀喟然心匪他伐木循陰岡結屋依陽坡一朝謝塵濁歸哉碩人過

朱文公尋白鹿洞故址愛其幽邃議復興建感而有作　絕學何能忘　昔人讀書地町曈白鹿場世道有升降茲焉更表章划今中興年治具一以張弦歌獨不嗣山水無輝光荒榛適剪除聖謨已洋洋亦有

皇華使肯來登此堂問俗良懇惻懷賢增慨慷弦歌有遺韻|||||同前

千古最靈心 墟墓生哀宗廟欽斯人|||||涓流積至滄溟水拳石崇成泰華岑易簡工夫終久矣支離事業竟浮沉欲知自下升高處真偽先須辨古今陸象山鵝湖詩

三載更關心 德義風流夙所欽別離|||||偶扶藜杖過寒谷又枉籃輿度遠岑舊學商量加粹密新知培養轉深沉只愁說到無言處不信人間有古今晦庵次前韻

精舍試用此道推 昏旦變氣候山水含清暉清暉能娛人遊子澹忘歸出谷日尚早入舟陽已微林壑斂暝色雲霞收夕霏芰荷迭映蔚蒲稗相因依披拂趨南徑愉悅偃東扉慮澹物自輕意愜理無違寄言攝生客|||||謝靈運石壁精舍詩

會當求勅賜 歲月有環周窮臘忽受謝眷眷山水心幸此朱墨暇招呼到良友邂逅成夙駕深尋故轍跡喜見新結架永懷拾遺公藏器此待價

横流詩書澤下及楊李覇炎神扺興運制作流大化石室萬卷藏綸言九天下規模未云遠荒邦良可託自非賢邑宰誰復此精舍丨丨丨丨丨卑鰥老耕稼更與盡心期臨流抗風榭朱元晦遊白鹿洞

神仙九折溪

丨丨丨丨泓沂此中半水深波浪闊浮綠春溪溪上有蒼石屏百仞聳雄觀嶄巖露根據突兀倚霄漢淺麓下縈迴深林久叢灌胡然閱千載遂此開一旦我乘星村船艤棹青苔岸榛莽喜誅鋤面勢窮考按居然一環堵妙處豈輪奐左右矗奇峯躋攀極佳玩是時芳節闌紅線紛有爛好鳥時一鳴王孫遠相喚暫遊意已悵獨往身猶絆珍重舍焚人重來作幽伴朱文公行視武夷精舍作

琴書四十年

丨丨丨丨丨幾作山中客一日茅舍成居然我泉石朱文公武夷精舍詩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別集卷十八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別集卷十九

宋 謝維新 撰

宮室門

亭臺

宮室舉要

按劉熙釋名亭者停也言道路所舍人之所停集也臺者持也言其築土堅高能自勝持也古人之名物莫不各有義存焉况亭臺乎後人創此以為暇日遊宴登臨之所未必皆能求古人之意惟適其適焉而已

事類

里亭　五丨一短丨十里一長亭

街亭　洛陽二十街一丨十二丨二城門一亭漢職典

泗上　漢高祖及壯試吏爲丨丨亭長本紀

蕪蔞　光武至薊會王子接起兵薊中以應王郎城內擾亂秀從駕而出不敢入城邑舍食道傍至丨丨亭時天寒烈馮異上豆粥後漢馮異傳

柯亭　蔡邕宿丨丨屋以柯爲椽邕盻曰良竹也取以爲笛音聲獨絕白帖

蘭亭　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于會稽山陰之丨丨脩禊事也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脩竹又有清流急湍映帶左右王羲之記

采霞　天寶時詔兩神策治曲江昆明作丨丨亭詔公卿得列舍堤上孔帖

沈香　唐元宗一日丨丨亭子悪有所感欲得李白爲樂章召入而白已醉左右以水頮面稍解援筆成文婉麗精切唐白傳

芙蓉　丨丨亭在永州龍興寺多木丨丨故名柳宗元有詩柳文巽公院五詠

賞心　唐揚州有丨丨亭今不復見孔帖

精思　唐李德裕

所居安邑里第有丨丨亭每計大事則處其中本傳

勞勞 丨丨亭在江寧縣南十五里古送別之所一名臨滄觀李白丨丨亭歌注題

休休 司空圖本居中條山王官谷有先人因遂隱不出作亭觀素室悉圖唐興節士丈人名亭曰丨丨作丈以見志曰休美也既休而美具故量才一宜休揣分二宜休耄而瞶三宜休又少也墮長也率老也迂三者非濟時用則又宜休因自目爲耐辱居士其言詭激不常以免當時禍災云唐本傳

鈞臺 夏啟有丨丨之享注啟禹子河南陽翟縣南有丨丨陂蓋啟享諸侯於此左昭四年

靈臺 丨丨民始附也云云經始丨丨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詩

瑶臺 商紂作丨丨殫百姓之財通鑑外紀

鹿臺 紂造丨丨爲瓊室玉門其大三里高千尺七年乃成厚賦斂以實丨丨之錢同上

新臺 丨丨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丨丨于河上而要之詩

觀臺 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

丨丨以望而書注丨丨臺上搆屋可以遠觀者也左傳五年

築郎 丨臺于丨注剌奢且非土功之時左莊三十年

築薛 丨臺于丨注薛魯地

築秦 丨臺于丨注東平范縣西北有秦亭並同上

蛇出 文十六年有蛇自泉宮出入于國如先君之數秋八月辛未聲姜薨毀泉臺注魯公以為蛇妖所出而聲姜薨故壞之左

鳳集 蕭史與弄玉吹簫於臺上感丨丨弄玉秦穆公女也白帖

九層 晉靈公造丨丨臺三年不成人力困敝出令敢諫者斬荀息進曰臣能累十二棊子加九卵於上公曰危哉息曰不危公造臺三年不成男不耕女不織亦甚危矣公遂止事見說苑

五仞 楚莊王築丨丨之臺同上

三休 楚王誇客以章華之臺登之丨丨乃至其上白帖

彈人 晉靈公不君厚斂以彫墻從臺上丨丨而觀其辟丸也左宣二年

妨農 宋皇國父為平公築臺丨於丨收子罕請俟農功之畢築者謳曰澤門之晳實興我役邑

中之黠實慰我心子罕聞之執朴扶其不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避燥溼寒暑今君為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為役君子謂子罕能分謗左襄十七年

章華 楚靈王為丨丨之臺與伍舉登焉曰臺美矣夫對曰先君莊王為匏居之臺高不過望國氛大不過容燕豆人不廢時務官不易朝常今君為此臺人罷財盡數年而成諸侯莫至若君謂此美楚其殆矣又曰先王之臺榭也榭不過講軍實臺不過望氛祥故榭度於大卒之居臺度於臨觀之高瘠磽之地於是乎為之四時之隙於是乎成之國語楚子成丨丨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左

姑蘇 吳王夫差破越越敗乃進西施請退軍歸越吳王許之吳王既得西施甚寵之為築丨丨臺高三百丈遊宴其上伍子胥諫曰臣恐丨丨臺不久為麋鹿之遊吳王不聽

置千金 燕昭王丨丨丨於臺上以延天下士謂之黃金臺白帖

計百金 漢文帝欲起露臺召匠丨之直丨丨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何

以臺為本贊　**望思臺**　上憐太子無辜乃為歸來｜｜之｜於湖天下聞而悲之注太子死於湖通鑑武帝紀　**通靈臺**　鉤弋夫人從至甘泉而卒尸香聞十餘里葬雲陽武帝思之起｜｜｜｜於甘泉宮有一青鳥集臺上往來至宣帝時乃不至王褒雲陽記　**相如琴臺**　在成都府華陽縣市橋西寰宇記在浣花溪云海安寺南今為金花寺城南非其舊成都志　**子陵釣臺**　在嚴州嚴光披羊裘釣澤中今釣臺見存多名賢留題　**狀西白虎**　曲陽侯王根作漸臺｜｜｜｜白帖　**相風銅烏**　長安宮南有靈臺高十五仞上有｜｜｜｜遇風乃動郭延生述征記　**鬬雞走狗**　漢長樂宮有｜｜｜臺｜｜臺　**望鵲跳蟾**　未央宮有｜｜臺｜｜臺並三輔黃圖　**創文昌臺**　李昭德武后營神都昭德規｜｜｜｜標置華壯孔帖　**築望仙臺**　柳仲郢武宗延方士｜｜｜｜累諫諄切同上

蜚觀聯屬 長寧宮主廢永昌縣主丐其治為府以地瀕洛築障之崇臺｜｜相｜｜孔六帖

野服蕭散 裴度治第東都集賢里作別墅其燠館涼臺號綠野堂激波其下度｜｜｜｜本傳

懷古莫測 杜甫少與李白齊名嘗從白及高適過汴州酒酣登吹臺慷慨｜｜人｜｜也孔帖

屬酒為別 李執敗歎曰人心去矣天亡我乎攜妻子上玉女臺｜｜｜｜安修仁執送之

島上凝霞 唐大宗中日本國王子來朝云本國之東三萬里有集真島｜｜有｜｜臺臺上有手譚池池中有玉棊子不由制度自然黑白分明杜陽編

道旁獻雉 唐明宗入汴莊宗與元行欽登｜｜冢置酒相顧江野人｜｜｜問其家名曰愁臺因罷酒去五代史

賈至秋興亭記 在陽而舒在陰而慘性之常也履險而懼涉易而泰情之變也觀揖讓而退臨交戰而競目之感也聞韶護而和聆鄭衛而靡耳之動也夫其舒則洽慘

則怵慄則止泰則通退則无咎競則有悔和則安樂靡則憂危性情耳目優劣若此故君子慎居處謹視聽焉今沔州刺史賈載吾家之良也理沔州未朞月而政和於訟堂之西因高構宇不出府戶存雲霄矣却負大別之固俯視滄海之浸閲吳蜀樓舡之殷鑿荆衡藪澤之大亦有旨哉性得情適耳虚目開用處動則倦理倦莫若靜處靜則明明惟明以理動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今沔州獄府恬而神用爽政以是和觀其前戶後牖順開闔之義簡也上棟下宇無雕琢之飾儉也簡近於智儉近於仁仁智居之何陋之有況乎當發生之晨則攢秀木於高砌見鶯其鳴矣處臺榭之月則納清風於洞戶見暑之徂矣在揺落之時則俯顥氣於軒檻見火之流矣値嚴凝之節則棲同雲於扃闥見雪之紛矣政成訟清體安心逸而詩人之興常在常時之興秋興最高因以命亭焉予自巴丘徵赴宣室歇鞍棠樹之側解帶竹林之下加其俛仰美其動息乃命進牘抽毫志之

李

白勞勞亭詩

天下傷心處勞勞送客亭
春風知別苦不遣柳條青

李白姑熟亭序

通驛公館南有水亭焉四甍翚飛巉絶浦嶼蓋有前攝今河東薛公棟而宇之今宰隴西李公明化開物成務又橫其梁而閣之晝鳴閒琴夕酌清月蓋爲接輶軒祖遠客之佳境也製置既久莫知何名司馬武公長材博古獨映方外因據胡牀岸幘嘯咏而謂前長史李公及諸公曰此亭跨姑熟之水可稱謂姑熟亭焉嘉名勝槩自我作也且夫曹官紱冕者大賢處之若遊青山臥白雲逍遥偃傲何適不可小才居之窘而自拘悄若桎梏則清風朗月河英岳秀皆爲棄物安得稱焉所以司馬南隣當文章之旗鼓翰林客卿揮辭鋒以戰勝名教樂地無非得俊之場也千載一時言詩紀志

李白西侯亭頌

惟十有四載皇帝以歳之驕陽秩五不稔乃慎擇明牧恤南方凋枯伊四月孟夏自淮陰遷我天水趙公作藩于宛陵祗明命也惟公代秉天憲作

程南臺洪柯大本卓生懿德宜乎哉橫風霜之秀氣欝王霸之奇略初以鐵冠白筆佐我燕京威雄振肅虜不敢視而後鳴琴二邦天下取則起草三省朝端有聲天子識面宰衡動聽般南山之雷剖赤縣之劇强項不屈三州所居大化咸列碑頌至於是邦也的古以訓俗宣風以布和平心理人兵鎮唯靜畫一千里時無莠言退公之暇清眺原隰以此郡東壍巨海西襟長江咽三吳扼五嶺輶軒錯出無旬時而息焉出自西郭蒼然古道道寡列樹行無清陰至有疾雷破山狂飈震壑炎景爍野秋霖灌途馬踠惻於谷口人周章於山頂亭候靡設逢迎闕如自唐有天下作牧百數因循齷齪罔恢永圖及公來思大革前弊實相此土陟降觀之壯其迴崗龍盤沓嶺波起勝勢交至可以有作方農之隙廓如是營遂鏟崖堙卑驗石剪棘削污壞塏高隅以門以墻乃棟乃宇儉則不陋麗而不奢森沈閑閟爍溼有庇若息之勇如鵬斯騫縈流鏡轉涵映池底納遠海之餘清瀉蓮

峯之積翠信一方雄勝之郊五馬踟躕之地也長史齊公光乂人倫之儀表司馬武公幼成衣冠之髦彥錄事參軍吳鎮宣城令崔欽令德之後良材間生縱風敎之樂地出人倫之高格卓絕映古清明存躬僉謀僝功不日而就揔是役也伊二公之力歟過客沈吟以稱嘆邦人聚舞以相賀僉曰我趙公之亭也羣寮獻議請因謠頌以名之則必與謝公此亭同不朽矣白以爲謝公德不及後世亭不留要衝無勿拜之言鮮登高之賦方之今日我則過矣敢謁耆老而作頌曰　耽耽高亭趙公所營如鶱背突兀於太清如鵬翼開張而欲行趙公之宇千載有覩必恭必敬爰遊爰處瞻而思之罔敢大語趙公來翔有禮有章煌煌鏘鏘如丈翁之堂清風洋洋永世不忘

韓愈燕喜亭記

太原王弘中在連州與學佛人景常元慧游異日從二人者行於其居之後丘荒之間上高而望得異處焉斬茅而嘉樹列發石而清泉激輦糞壤燔椔翳却立而視之出者突然

成丘陷者呀然成谷窪者為池而缺者為洞若有鬼神異物陰來相之自是弘中與二人者晨往而夕忘歸焉乃立屋以避風雨寒暑既成愈請名之其丘曰螘德之丘蔽於古而顯於今有螘之道也其石谷曰謙受之谷瀑曰振鷺之瀑谷言德瀑言容也其土谷曰黄金之谷瀑曰秩秩之瀑谷言容瀑言德也洞曰寒居之洞志其入時也池曰君子之池虛以鍾其美盈以出其惡也泉之源曰天澤之泉出高而施下也合而名之以屋曰燕喜之亭取詩所謂魯侯燕喜者頌也於是州民之老聞而相與觀焉曰吾州之山水名天下然而無與燕喜者比經營於其側者相接也而莫直其地凡天作而地藏之以遺其人乎弘中自吏部郎貶秩而來次其道途所經自藍田入商洛涉淅湍臨漢水升峴首以望方城出荆門下岷江過洞庭上湘水行衡山之下繇郴踰嶺蝯狖所家魚龍所宫極幽遐瑰詭之觀宜其於山水飫聞而厭見也今其意乃若不足傳曰智者樂水仁者樂山

弘中之德與其所好可謂協矣智以謀之仁以居之柳吾知其去是而羽儀於天朝也不遠矣遂刻石以記

宗元茅亭記

冬十月作新亭于馬退山之陽因高丘之阻以面勢無藩籬節棁之華不斵椽不剪茨不列墻以白雲為藩籬碧山為屏風昭其儉也是山崒然起於莽蒼之中馳奔雲矗亘數十百里尾蟠荒陬首注大溪諸山來朝勢若星拱蒼翠詭狀綺綰繡錯盖天鍾秀於是不限於遐裔也然以壤接荒服俗參夷徼周王之馬跡不至謝公之屐齒不及巖徑蕭條登探者以為嘆歲在辛卯我仲兄以方牧之命試于是邦夫其德及故信孚信孚故人和人和故政多暇由是嘗徘徊此山以寄勝槩廼壓廼塗作我攸宇於是不崇朝而木工告成每風止雨收煙霞澄鮮輒角巾鹿裘率昆弟友生冠者五六人步山極而登馬於是手揮絲桐目送還雲西山爽氣在我襟袖以極萬類攬不盈掌夫美不自美因人而彰蘭亭也不遭右軍則清湍修竹蕪沒於空

山矣是亭也僻介閩嶺佳境罕到不書所作使盛跡鬱堙是貽林澗之媿故志之

東亭記　柳宗元

出州南譙門左行二十六步有棄地在道南南值江西際垂楊傳置東曰東館其内草木猥奥有崖谷傾亞缺圮豕得以為囿虵得以為藪人莫能居至是始命披刜蠲疏樹以竹箭松檉桂檜柏杉易為堂亭峭為杠梁下上洄翔前出兩翼馮空拒江江化為湖衆山横環嶛闊瀴灣當邑居之劇而忘乎人間斯亦奇矣乃取館之北宇右闢之以為夕室取傳置之東宇左闢之以為朝室又北闢之以為陰室作屋於北墉下以為陽室作斯亭於中以為中室朝室以夕居之夕室以朝居之中室日中而居之陰室以違温風焉陽室以違凄風焉若無寒暑也則朝夕復其號既成作石于中室書以告後之人庶勿壞元和十二年九月某日柳宗元記

豐樂亭記　歐陽脩

脩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甘問諸滁人得於州南百步之近其上則豐

山聳然而特立下則幽谷窈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滃然而仰出俯仰左右顧而樂之於是疏泉鑿石闢地以為亭而與滁人往遊其間滁於五代干戈之際用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嘗以舟師破李景兵十五萬於清流山下生擒其將皇甫暉姚鳳於滁東門之外遂以平滁修嘗考其山川按其圖記升高以望清流之關欲求暉鳳就擒之所而故老皆無在者蓋天下之平久矣自唐失其政海內分裂豪傑並起而爭所在為敵國何可勝數及宋受命聖人出而四海一向之憑恃險阻剗削消磨百年之間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欲問其事則遺老盡矣今滁介於江淮之間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見外事而安於畎畝衣食以樂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養生息涵煦百年之深也修之來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之安閒既得斯泉於山谷之間乃日與滁人仰而望山俯而聽泉掇幽芳而蔭喬木風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時之景無不可愛又幸其民樂其

歲物之豐成而喜與予遊也因為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其豐年之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夫宣上恩德以與民共樂刺史之事也遂書以名其亭

歐陽脩醉翁亭記

環滁皆山也其西南諸峯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瑯琊也山行六七里漸聞水聲潺潺而瀉出于兩峯之間者釀泉也峯回路轉有亭翼然臨于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誰山之僧曰智仙也名之者誰太守自謂也太守與客來飲于此飲少輒醉而年又最高故自號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若夫日出而林霏開雲歸而巖穴暝晦明變化者山間之朝暮也野芳發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陰風霜高潔水落而石出者山間之四時也朝而往暮而歸四時之景不同而樂亦無窮也至于負者歌于塗行者休于樹前者呼後者應傴僂提攜往來而不絕者滁人遊也臨谿而漁谿深而魚肥釀泉為酒泉香而酒洌山殽

野蔌雜然而前陳者太守宴也宴酣之樂非絲非竹射者中弈者勝觥籌交錯起坐而諠譁者衆賓歡也蒼顔白髮頹乎其間者太守醉也已而夕陽在山人影散亂太守歸而賓客從也樹林陰翳鳴聲上下遊人去而禽鳥樂也然而禽鳥知山林之樂而不知人之樂人知從太守遊而樂而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醉能同其樂醒能述其文者太守也太守謂誰廬陵歐陽脩也

曾子固醒心亭記

滁州之西南泉水之涯歐陽公作亭曰豐樂自爲記以見其名之意既又直豐樂之東築亭曰醒心而望以見夫群山之相環雲煙之相滋曠野之無窮草木衆而泉石嘉使目新乎其所覩耳新乎其所聞則其心洒然而醒更欲久而忘歸也故即其所以然而爲名取韓子退之北湖之詩云噫其可謂善取樂於山泉之閒而名之以見其實又善者已雖然公之樂吾能言之吾君優游而無爲於上吾民給足而無憾於下天下之學者皆爲材且良夷狄鳥獸草木之

生者皆得其宜公樂也一山之隅一泉之旁豈公樂哉乃公之所以寄意於此也若公之賢韓子所數百年而始有之今同遊之賓客尚未知公之難遇也後百千年有慕公之為人而覽公之迹思欲見之有不可及之嘆然後知公之難遇也則凡同遊於此者其可不喜且幸歟而幸也又得以文辭託名於公文之次其又不喜且幸歟

程伯淳顏樂亭銘

天之生民是為物則非學非師孰覺孰識聖賢之分古難其明有孔之遇有顏之生聖以道化賢以學行萬世心目破昏為醒周爰闕里惟顏舊止巷汚於榛井堙而圯鄉閭蚩蚩弗視弗履有卓其誰師門之嗣追古念今有惻其心良貴善諭發帑出金巷治以闢井渫而深清泉澤物佳木成陰載基載落亭曰顏樂昔人有心予忖予度千載之上顏惟孔學百世之下顏居孔作盛德彌光風流日長道之無疆古今所常水不忍廢地不忍荒嗚呼正學其何可忘

楊廷秀山月亭記

予昨日偶

出山間入州府友人王信臣送予於中路約予過其家觀所謂山月亭者日已旰未還也詰朝夙興出永豐門西走九曲謁親舊皆寂寂門未啟則反而南謁信臣門啟矣予入坐賓階有傾信臣攬衣猝猝而出是時風雨昏昏滓淖沒膝予語信臣曰今日遂有遺恨鄉也山月亭不遠五十里見我於圖畫之中今也尺有咫乃隔我於風雨之外信臣曰先生毋恨則前行導予徑其家繞出屋後折而左度修廡陟穹巘有亭若在天半掀然孤峣者山月也予且喜且喟曰尚有遺恨已識王仲祖未見杜弘治所謂雲端臺者焉在信臣指前簷三十許武石欄屹起階齒層出者曰此是已雨小霽欣然登焉直下百尺壁立如削闤闠數萬家如在井底下視膽悸邈矚神曠乃知此亭雨勢宅一城高絕之地無可與伴其前峭秀而邃蔚者青原也其左突出而巽截者東山也其右首下而尻高者拜相山也其下横屬而皎空者白鷺江水也周覽未至鷩風欻起林木吽呼大波怒跳翻

倒城市前山皆動諸峯相角清寒入骨不可復立亟歸
亭上予登喜且喟曰尚有遺恨今夕無月紹熙四年月
日誠齋野客楊某記

曾子固擬峴臺記

尚書司門員外郎晉國裴君治撫之二年因城之東
隅作臺以遊而命之曰擬峴臺謂其山谿之形擬乎峴
山也數與其屬與州之寄客者遊而間獨求記於予初
州之東其城因大丘其隍因大谿其隅因客土以出谿
上其外連山高陵野林荒墟遠近高下壯大閎廓怪奇
可喜之觀環撫之東南者可坐而見也然而雨隳潦毀
蓋藏棄委於榛藂靡草之間未有即而愛之者也君得
之而喜增甓與土易其破缺去榛與草發其亢爽繚以
横檻覆以高甍因而為臺以脱埃氛絶煩囂出雲氣而
臨大風然後谿之平沙漫流微風遠響與夫浪波洶湧
破山拔木之奔放至於高桅勁艣沙禽水獸下上而浮
沈者皆出乎履舄之下山之蒼顔秀壁巔崖拔出挾光
景而薄星辰至於平岡長陸虎豹踞而龍蛇走與夫荒

蹊聚落樹陰晻曖遊人行旅隱見而繼續者皆出乎衽席之內若夫雲煙開斂日光出没四時朝暮雨暘明晦變化之不同則雖覧之不厭而雖有智者亦不能窮其狀也或飲者淋漓歌者激烈或靚觀微步旁皇徙倚則得於耳目與得之於心者雖所寓之樂有殊而亦各適其適也撫非適道故貴人富賈之遊不至多良田故水旱螟螣之菑少其民樂於耕桑以自足故牛馬之牧於山谷者不收五穀之積於郊野者不垣而晏然不知枹鼓之驚發召之役也君既因其土俗而治以簡靜故得以休其暇日而寓其樂於此州人士女樂其安且治而又得遊觀之美亦將同其樂也故予為之記其成也

呂祖謙撰釣臺記

由東陽江而下逆新定郡五十里得嚴陵瀨蓋東漢嚴先生遯世不屈耕釣於富春山後人因以名其瀨也孫吳析富春為桐廬是瀨亦來屬焉顧野王輿地志曰桐廬縣南有嚴子陵漁釣處石上平可坐十人名為釣壇即今紀之釣臺也獨

雨臺對峙野王所不紀蓋亦猶言之耳明道二年范文正公自右司諫守是邦始築屋祠先生而為之記瀨之旁白雲源乃唐詩人方處士故廬文正公之遊釣臺也嘗絶江訪其遺跡以其象寘祠之左文正公没郡人思之遂侑食於右坐馬歲祀浸遠此意弗嗣淳熙五年侍郎蕭公出鎮道祠下慨然曰國家稽用唐武德舊典姓是州為嚴則先生之祠乃名教之首顧圮若是可乎顧急於民瘼未暇也居二年政成化洽以餘錢新之時抱病廢臥旁郡公以書見諉記其成固辭不可乃復於公曰方王氏移國以光武之大志先生之高氣相與共學夫豈區區呻吟呫嗶之末哉漢官威儀既復薄海内外臣子之責皆塞矣亦何必奮臂其間哉没身丘壑固先生之素尚也帝睠焉有懷俾以形旁求於天下得非在廷諸臣奉令承教之不給未有當帝意者耶三聘而至車駕即日幸其館勉其相助為理所以處先生不薄矣匪徒屈萬乘之重為故人之光寵也先生雖以巢由自

命視一世若不足以浼之觀與侯覇尺牘劇切之意見於言外豈於帝憬憬未能忘邪浩然而歸使人主有終身瞻望不及之嘆施及後世賓友耆俊遂為家法士之間風興起者堅節正操見危授命項背相望其有益人之國與朝夕獻納雲臺之下者未知其孰多孰少也枝必類本嚮必報聲使先生微有名於傲世立名一再傳之後且將為西晉之清虛矣而東京之俗久而益勵名檢之外綜理幹畧亦往往髙出後世泝其流而尋其源則建武之髙節孰可訾邪至於節義之弊變為亢激特上無建用皇極之君均調消息之爾非造端者之過也後先生千年丈正公來主斯地祀典始舉曠百世而相感者固自不常過耶今公作牧復大葺祠宇以續前人之緒繼自今以往泝江下上者欵門而心開升堂而容肅披清風濯寒泉哦山高水長之詩豉足樂也則公豈專為一邦勸哉祠之前則羊裘軒其東則客星閣招隱堂岸立表以識路繚山作亭以待憩或葺或因面勢位

置各有思致皆受成於公以非大指所存故不詳列主其役者司户參軍吳桂

蘇子瞻九成臺銘

自秦并天下滅禮樂韶之不作蓋千三百二十有三年其器存其人亡則韶既已隱矣而況於人器兩亡而不傳雖然韶則亡矣而有不亡者存蓋常與日月寒暑晦冥風雨並行乎天地之間世無南郭子綦則耳未嘗聞地籟也而況得聞天籟使耳聞天籟則凡有形有聲者皆吾羽旄干戚管磬匏絃嘗試與子登夫韶石之上舜峯之下望蒼梧之渺莽九疑之聯緜覽觀山川之呑吐草木之俯仰鳥獸之鳴號衆竅之呼吸往來唱和非有度數而均節自成者非韶之大全乎

蘇子瞻凌虛臺記

臺因南山之下宜若起居飲食與山接也四方之山莫高於終南而都邑之最麗者莫近於扶風以至近求最高其勢必得而太守之居未嘗知有山焉雖非事之所以損益而物理有不當然者此凌虛之所為築也方其未築也太守陳公杖屨逍遙於

其下見山之出於林木之上者纍纍如人之旅行於牆外而見其髻也曰是必有異使工鑿其前為方池以其上築臺出於屋之簷而止然後人之至於其上者怳然不知臺之高而以為山之踊躍奮迅而出也公曰是宜名凌虛以告其從事蘇軾而求為之記軾復於公曰物之廢興成毀不可得而知也昔者荒草野田霜露之所蒙翳狐虺之所竄伏方是時豈知有凌虛臺耶廢興成毀相尋於無窮則臺之復為荒草野田皆不可知也嘗試與公登臺而望其東則秦穆公之祈年槖泉也其南則漢武之長楊五柞而其北則隋之仁壽唐之九成計其一時之盛宏傑詭麗堅固而不可動者豈特百倍於臺而已哉然而數世之後欲求其仿佛而破瓦頹垣無復存者既已化為禾黍荊棘丘墟隴畝矣而況於此臺歟夫臺猶不足恃而況於人事之得喪忽往而忽來者歟而或者欲以誇世而自足則過矣蓋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乎臺之存亡也既已言於公退而為之記　陳希

亮字公弼天資剛正人也嘉祐中知鳳翔府事東坡初擢制科僉書判官事吏呼蘇賢良公弼怒曰府判官何賢良也杖其吏不顧或謁入不得見又為中元節不過廳罰銅八斤東坡作府齋醮禱祈請小丈公弼必塗改至為公作淩虛臺記末云人事得喪數語公弼覽之笑曰吾視蘇明允猶子也某猶孫子也平日故不以辭色假之者以其年少暴得大名懼夫滿而不勝也乃不吾樂耶不易一字亟命刻之石閒見後

詩集

尋花到 元戎小隊出郊坰問柳｜｜｜野亭杜　接葉製 ｜｜｜芧亭杜　高栱到 芰荷 亭深｜｜｜杜　帶蒹葭 亭古｜｜｜杜　入翠微 華亭｜｜｜杜　俯朱檻 新亭｜｜｜佳木間芙蓉柳芙蓉亭　野望時 坦腹江亭暖長吟｜｜｜杜　人知處 自有｜｜｜那無步住蹤與杖安四壁面面看芙蓉韓諸亭　臨池好 ｜｜｜驛亭杜　戀月留 ｜｜｜虛亭韓

隨高下臺亭丨丨丨敞豁當清川杜**逈差峩**臺亭林表丨丨丨賈島**倚檻看**江郭滯林藝津亭丨丨丨水風蒲葉戰沙雨鷺絲寒晚木初彫柳秋叢欲敗蘭哀猿自相叫鄉淚好無端盧拱**盡日坐**東亭丨丨丨誰伴寂寥身綠樹為佳客紅蕉當美人笑言雖不接情眹似相親若不悠悠想如何度晚春白居易詩**黃鶯久住**好是春風湖上亭柳條藤蔓繫離情丨丨丨丨渾相識欲別頻啼四五聲戎昱**朱門深鎖**丨丨丨丨春池滿岸落薔薇水浸沙垖竟林塘誰是主主人來少客來多白居易**折波分瀨**激水自山椒丨丨丨淺丨迴環疑古篆詰曲如縈帶寧惣羽觴遲唯貪親友會欲知中聖處皎月臨松蓋李德裕流孟亭**涼月照窗**舉目縱然非我有思量似在故山時鶴盤遠勢投孤嶼蟬曳殘聲過別枝丨丨丨丨歌枕倦澄泉遠石泛觴遲青雲未得平行去夢到江頭身在茲方千**新篁添**

夏影 子美寄我滄浪吟邀我共作滄浪篇滄浪有景不可到使我東望心悠然荒灣野水氣象古高林翠阜相回環｜｜抽笋｜｜老枿亂發爭春妍水禽閒暇事高格山鳥日夕相啾喧不知此地幾興廢仰視喬木皆蒼煙堪嗟人迹到不遠雖有来路曾無緣窮奇極怪誰似子搜索幽隱探神仙初尋一逕入蒙密豁見異境無窮邊風高月白最宜夜一片瑩淨鋪瓊田清光不辨水與月但見空碧涵漪漣清風明月本無價可惜祇賣四萬錢又疑此境天乞與壯士憔悴天應憐鴟夷古亦有獨往江湖波濤渺翻天崎嶇世路欲脫去反似身試蛟龍淵豈如扁舟任飄兀紅蕖綠浪搖醉眠丈夫身在豈長棄新詩美酒聊窮年雖然不許俗客到莫惜佳句人間傳歐陽永叔滄浪亭詩

曉日浮波影 水遶山堂竹映橋偶来塵意已潜銷最憐｜｜｜｜｜｜｜滿壁煌煌王

臺搘中天 層臺｜｜謝

面層陂 高臺｜｜杜

引細 電搖劉彦冲

鳳｜｜春臺｜｜杜

惟種竹｜｜古淡亭臺｜先得月｜｜近水樓臺｜｜古詩

鳳｜｜古詩

鳳遊鳳凰臺上｜｜｜｜鳳去臺荒江自流李白

禾黍繁臺欣｜｜｜｜李白登金陵冶城

白鳥飛瘦藤拄破風煙上乞與遊人眼豁開不知眼界闊多少｜｜｜尺青天回山谷題大雲寺觀臺

爽鳩樂寂寞番君後光華帝子來千年餘故國萬事只空臺日月東西見湖山表裏開從知｜｜｜莫作雍門哀

朱元晦登定王臺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別集卷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别集卷二十至二十七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查善長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主事臣陳墉

謄録監生臣王志遠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別集卷二十

宋 謝維新 撰

苑囿門

苑囿

宮室舉要 苑有垣曰囿天子百里公侯八十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此尊卑大小殊也然古者之創苑囿也必於東方葢東方乃物所生之地所以養萬物不特養物而未嘗不與民同也故芻蕘者雉兎者皆所不禁至後世窮奢而極欲快要耶之望縱逸游之樂惟知為已之奉豈識在東之義民有冒

禁而入刑僇輙加焉是其於郊關之內有機有穽而視蠢爾之氓曾草木鳥獸之不如嗚呼古之為苑囿也民惟恐其不大後世之為苑囿也民惟恐其不小君子亦安得不太息於斯

事類

在東 苑囿所以在東方者謂養萬物東方物所生也白虎通

有垣 苑||曰囿說文

植木築土 ||為苑||為囿說文

遭藪值林 ||為圃||為苑注言林藪非一所在宵為苑囿左太沖吳都賦

苑禁山 雍氏||為苑令禽獸自得其性禮

因野 |原|以作苑班固東都賦

蘊薪蒸 苑|也言||所|積也風俗通

獵禽獸 天子秋冬射|苑中取||漢舊儀注

三六所 太僕牧師諸苑||||分布北邊西邊以郎為苑監官奴婢三萬人養馬三十萬匹養鳥獸者通名為苑故謂牧馬

處為苑漢儀注三百里漢上林苑即秦之舊也武帝建元三年開東南至藍田宜春鼎湖御宿昆吾旁南山而西至長楊五柞北繞黃山瀕渭水而東周袤｜｜｜離宮七十所皆容千乘萬騎三輔黃圖長洲苑修治上林園守禽獸不如｜｜之｜注服曰吳苑孟曰以江水洲為苑也韋昭曰｜｜｜在吳東前枚乘說吳王書甘泉苑｜｜｜武帝置緣山谷行至雲陽三百八十一里西入扶風凡周回五百四十里苑中起宮殿臺閣百餘所有仙人觀石闕觀封巒觀鳷鵲觀御宿苑在長安城南三輔黃圖立思賢孝文帝為太子｜｜｜苑以招賓客苑中有堂皇六所三輔黃圖獵廣成後漢靈帝光和五年校｜｜｜苑後漢紀游兔園歲將暮時既昏寒風積愁雲繁梁王不悅｜於｜｜注兔園苑名謝惠連雪賦張圍獵霍雲當朝請數稱病私出多從賓客｜｜｜黃山苑漢書數畢實｜｜｜季桂林之苑注吳

有桂枝苑在建鄴東北里左太沖吳都賦幷劉淵林注

鴻德靈昆 後漢威帝延熹元年置丨丨苑漢記又後漢有丨丨畢圭丨丨丨廣成諸苑徐堅初學記

鹿子平樂 晉有丨丨丨丨叅梓諸苑徐堅初學記

戲九尾狐 苑丨丨丨之丨注元命包云天命文王以九尾禽禽狐也張景陽十命

獲三白鼠 後魏永興三年於北苑丨白鼠剖之腹中丨子盡丨丨

至尊屠肉 齊東昏以閱武堂為芳樂苑窮奇極麗苑中立店肆潘妃為市令自為市吏錄事將鬬者就妃罰之百姓歌曰閱武堂種楊柳丨丨丨丨潘妃酤酒

夫人市寵 隋煬帝大業元年五月築西苑周三百里其內為海周十餘里為方丈蓬萊瀛洲諸山高出水百餘尺臺觀宮殿羅絡山上向背如神海北有龍鱗渠縈紆注海內緣渠十六院門皆臨渠每院以四品夫人主之堂殿樓觀窮極華麗宮樹秋冬彫落則剪綵為花葉綴於枝條色渝則易以新者常如陽

春沼內亦剪綵為荷芰菱芡乘輿遊幸則去冰而布之十六院競以殽羞精麗相高求丨恩丨上好以月夜從宮女數千騎遊西苑作清夜遊曲於馬上奏之隋紀

囿域禽囿者築墻為界域故云丨丨獸詩靈臺疏**禁獸**囿人掌囿游之獸丨牧百丨禮地官**麟**

臻二帝三王沼池苑囿林麓藪澤財足以奉郊廟御賓客充庖廚而已不奪百姓膏腴穀土桑柘之地故丨丨其囿前揚雄傳**鹿伏**王在靈囿麀丨攸丨麀鹿濯濯白鳥鶴鶴詩靈臺**原囿**鄭有丨丨左僖三十三年**具囿**秦有丨丨同上**築鹿**成公十八年秋丨丨囿書不時也左**射鴻**衛獻公丨丨於囿左傳**取蔿囿**惠王即位丨丨國之丨以為囿注囿囿圃苑也左莊十九**蕩公舟**齊侯與蔡姬乘舟於囿丨丨丨丨注蕩搖也囿苑也蓋漁池在苑中左僖三**棄田以囿**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

君代作壞公室以為汚池民無所安息丨丨丨為丨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囿囿汚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孟子滕文公下

爲阱於國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為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兎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不亦宜乎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丨丨丨丨中民以為大不亦宜乎孟子梁惠王上

騶虞麋鹿

囿丨丨之珍羣獸丨丨之怪獸前司馬相如封禪書

麒麟神爵

壯丨丨之囿章丨丨之林前揚雄校獵賦

爲獸所傷

漢廣陵王胥有勇力常於別囿學格熊後遂能空手搏之莫不絕脰後丨丨丨丨陷脰而死三輔黃圖

東方朔諫起上林

臣聞謙遜靜慤天表之應應之以福驕溢靡麗天表

之慮慮之以畏今陛下累郎臺恐其不高也弋獵之處恐其不廣也如天不為變則三輔之地盡可以為苑何必盩厔鄠杜乎奢侈越制天為之變上林雖小臣尚以為大也夫南山天下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厥壤肥饒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饑寒之憂故豐鎬之間號為土膏其賈畝一金今規以為苑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國家之用下奪農桑之業棄成功就敗事損耗五穀其不可一也且盛荊棘之林而長養麋鹿廣狐兔之苑大虎狼之墟又壞人冢墓發人室廬令幼弱懷土而思耆老泣涕而悲其不可二也斥而圍之垣而周之騎馳東西車騖南北又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隄之輿其不可三也故務苑囿之大不恤農時非所以彊國富人也臣願陳泰階六符以觀天變不可不省

司馬卿賦獵上林 亡是公听然而笑曰楚則失矣而齊亦未為得也夫使諸侯納貢者非為財幣所以

述職也封疆畫界者非爲守禦所以禁淫也今齊列爲東藩而外私肅慎捐國踰限越海而田其於義固未可也且夫二君之論不務明君臣之義正諸侯之禮徒事爭游戲之樂苑囿之大欲以奢侈相勝荒淫相越此不可以揚名發譽而適足以貶君自損也且夫齊楚之事又焉足道乎君未覩夫巨麗也獨不聞天子之上林乎左蒼梧右西極丹水更其南紫淵徑其北終始灞滻出入涇渭酆鎬潦潏紆餘委蛇經營乎其內蕩蕩乎八川分流相背而異態東西南北馳騖往來出乎椒丘之闕行乎洲淤之浦經乎桂林之中過乎泱漭之壄汩乎混流順阿而下赴隘陿之口觸穹石激堆埼沸乎暴怒洶涌澎湃滭沸宓汩偪側泌瀄橫流逆折轉騰潎洌滂濞沆溉穹隆雲橈宛潬膠盭踰波趨浥涖涖下瀨批巖衝擁奔揚滯沛臨坻注壑瀺灂霣墜沈沈隱隱砰磅訇礚潏潏淈淈湁潗鼎沸馳波跳沫汩濦漂疾悠遠長懷寂漻無聲肆乎永歸然後灝溔潢漾安翔徐回翯乎滈滈

東注太湖衍溢陂池於是乎蛟龍赤螭䱭鰽漸離鰅鰫
鰬魠禺禺魼鰨揵鰭掉尾振鱗奮翼潛處乎深巖魚鼈
讙聲萬物衆夥明月珠子的皪江靡蜀石黄碝水玉磊
砢磷磷爛爛采色澔汗藂積乎其中鴻鷫鵠鴇駕鵝屬
玉交精旋目煩鶩庸渠箴疵鵁盧羣浮其上沈淫泛濫
隨風澹淡與波搖蕩掩薄水渚唼喋菁藻咀嚼菱藕於
是乎崇山矗矗巃嵸崔巍深林巨木嶄巖參嵳九嵕巀
嶭南山峩峩巖陁甗錡摧崣崛崎振溪通谷蹇産溝瀆
谽呀豁閜阜陵別隝崴磈嵔廆邱虚堀礨隱轔鬱㠥登
降施陂池貏豸沇溶淫鬻散渙夷陸亭皋千里靡不被
築掩以綠蕙被以江離糅以蘪蕪雜以留夷布結縷攢
戾莎揭車衡蘭槀本射干茈薑蘘荷葴撜若蓀鮮支黄
礫蔣苧青薠布濩閎澤延曼太原離靡廣衍應風披靡
吐芳揚烈郁郁菲菲衆香發越肸蠁布寫晻薆咇茀於
是乎周覽泛觀縝紛軋芴芒芒怳忽視之無端察之無
閜日出東沼入乎西陂其南則隆冬生長涌水躍波其

獸則㺎旄獏犛沈牛麈麋赤首圜題窮奇象犀其北則盛夏含凍裂地涉冰揭河其獸則麒麟角端騊駼橐駝蛩蛩驒騱駃騠驢驘於是乎離宮別館彌山跨谷高廊四注重坐曲閣華榱璧璫輦道纚屬步櫩周流長途中宿夷嵕築堂累臺增成巖突洞房俯杳眇而無見仰攀橑而捫天奔星更於閨闥宛虹拖於楯軒青龍蚴蟉於東廂象輿婉僤於西清靈圄燕於閒館偓佺之倫暴於南榮醴泉涌於清室通川過於中庭盤石振崖嶔巖倚傾嵯峨嶕嶫刻削崢嶸玫瑰碧琳珊瑚叢生瑉玉旁唐玢豳文鱗赤瑕駁犖雜臿其間晁采琬琰和氏出焉於是乎盧橘夏熟黃甘橙榛枇杷橪柿楟柰厚朴梬棗楊梅櫻桃蒲陶隱夫薁棣荅遝離羅乎後宮列於北園貤丘陵下平原揚翠葉杌紫莖發紅華垂朱榮煌煌扈扈照曜鉅野沙棠櫟櫧華楓枰櫨留落胥邪仁頻并閭欃檀木蘭豫章女貞長千仞大連抱夸條直暢實葉葰楙攢立叢倚連卷欐佹崔錯發骫坑衡閜砢垂條扶疏落

英幡纚紛溶箾蔘掎猗從風瀏莅卉歙薆象金石之聲管籥之音偨池茈虒旋還乎後宮雜襲絫輯被山緣谷循坂下隰視之無端究之無窮玃飛蠝蛭蜩蠼猱獑胡㲉蛫棲息乎其間長嘯哀鳴翩幡互經夭蟜枝格偃蹇杪顛踰絶梁騰殊榛捷垂條掉希間牢落陸離爛漫遠遷若此者數百千處娛游往來宮宿館舍庖廚不徙後宮不移百官備具云云

揚子雲羽獵賦序

孝成帝時羽獵雄從以為昔在二帝三王宮館臺榭沼池苑囿林麓藪澤財足以奉郊廟御賓客充庖廚而已不奪百姓膏腴穀土桑柘之地女有餘布男有餘粟國家殷富上下交足故甘露零其庭醴泉流其唐鳳凰巢其樹黃龍遊其沼麒麟臻其囿神爵棲其林昔者禹任益虞而上下和草木茂成湯好田而天下用足文王囿百里民以為尚小齊宣王囿四十里民以為大裕民之與奪民也武帝廣開上林東南至宜春鼎湖御宿昆吾旁南山西至長楊五柞北繞黃山濱渭而東

周衷數百里穿昆明池象滇河營建章鳳闕神明馺娑漸臺太液象海水周流方丈瀛洲蓬萊遊觀侈靡窮妙極麗雖頗割其三垂以贍齊民然至羽獵甲車戎馬器械儲偫禁禦所營尚泰奢麗誇詡非堯舜成湯文王三驅之意也又恐後世復修前好不折中以泉臺故聊因校獵賦以風之其辭曰或稱羲農豈或帝王之彌文哉論者云否各亦並時而得宜奚必同條而共貫則泰山之封焉得七十而有二儀是以創業垂統者俱不見其爽遐邇五三孰知其是非乃作頌曰

詩集苑遊上苑　明朝｜｜｜火急報春知花須連夜發莫待曉風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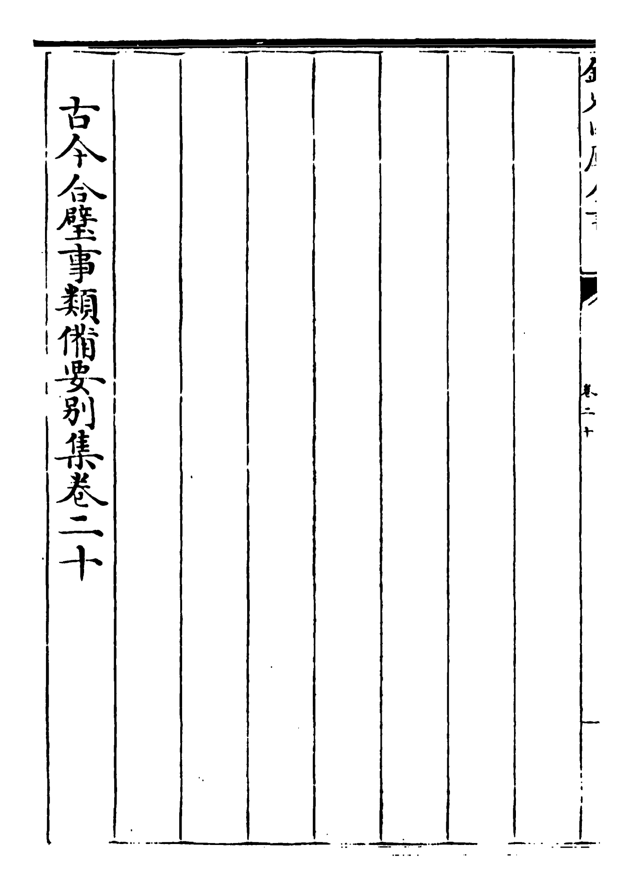
下南苑　憶昔霓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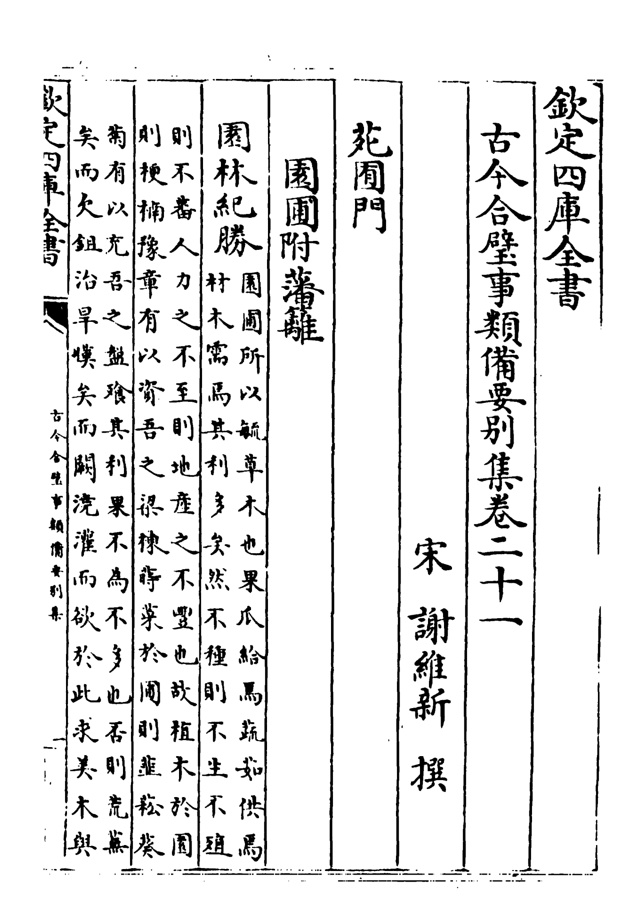
｜｜｜花中萬物生頗色杜

梨花落　曲水飄香去不歸｜｜｜盡成秋苑李賀

芰荷香　長洲｜｜｜注長洲苑名杜

閨惠風蕩|||繁閨謝叔源散紅桃虛閨|||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別集卷二十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別集卷二十一

宋 謝維新 撰

苑囿門

園圃附藩籬

園林紀勝　園圃所以毓草木也果瓜給焉蔬茹供焉材木需焉其利多矣然不種則不生不殖則不蕃人力之不至則地產之不豐也故植木於園則梗楠豫章有以資吾之梁棟蒔菜於圃則韭菘葵菊有以充吾之盤飧其利果不為不多也否則荒蕪矣而失鉏治旱暵矣而闕澆灌而欲於此求美木與

嘉瓠豈有是理哉是則老圃之事也若樊遲請學為圃吾夫子之所深誚法真隱大澤講論藝術歷年而不窺園作史者以為美談此又名教中自有樂地而所得又豈止一草一木之細而已哉彼區區種藝之功姑舍是

事類

賁邱束帛戔戔丨于丨園易卦名　築場九月丨丨圃詩七月　有桃園丨丨其實之殽詩　折柳丨丨樊圃狂夫瞿瞿詩　毓草木以九職任萬民云云二曰園圃丨丨丨注植果蓏曰圃園其樊禮天官　植果菜園丨丨圃植菜說文　乘田吏孔子嘗為丨丨丨注苑囿之吏孟子　漆園吏莊周為丨丨丨史記　園庚居丨丨丨園中世謂之丨丨公陳留志　列子居丨丨丨園圃四十年人無識者莊天瑞篇　樊遲學丨丨請丨為圃曰吾不如老圃語　仲子灌於陵

丨丨辭卿相而桔槔丨圃句帖

丈人鑿隧

子貢過漢陰見一丈人為圃畦丨丨而入井抱甕而出灌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夫子不欲乎丈人曰奈何曰鑿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若沃湯其名桔槔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為也子貢惡然而慙曰始吾以夫子天下一人耳不知復有此人也莊天地篇

儀休拔葵

公丨丨相魯丨圃丨不與人爭利句帖

襄公鸞鑣

駟鐵美丨丨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馬云云遊於北園四馬既閑遊車丨丨載獫歇驕詩

衛侯虎幄

丨丨為丨丨於籍圃求令名者而始食焉太子請使良夫乘衷甸兩牡紫衣狐裘至袒裘不釋劍而食太子使牽以退數之以三罪而殺之左哀十二年

終歲不飽

魯漆室之女曰昔有客繫馬園中馬逸踐葵使予丨丨丨丨葵

三年不

窺董仲舒下帷發憤丨丨丨丨園圃漢本傳

自相免歸戴宏為河間相自免歸而灌蔬以經教授

使吏鉏治魏顏斐丈材為京兆守於府下起菜園丨丨投閒丨丨之

園則有蒟其丨丨丨丨翦紫莄瓜疇芋區甘蔗辛薑陽莩陰敷日往非微月來扶疎仕上所麗衆獻而儲左三都賦

園樊以葙丨丨丨丨注樊藩也詩曰營營青蠅止於樊葙草名亦名土茄葉覆地而生根可食人饑則以繼糧同上

鉏園得金成帝時沛國戴異丨丨丨黃丨印後漢史

鋤園擲金管寧華歆園中丨菜見地有片金管揮鋤與瓦石不異華捉而擲之世說

取含消梨御宿園大梨如五勝落地則破其丨梨先以布囊承之號曰丨丨此園丨也三秦記

聞蝦蟇聲晉惠帝在華林園丨丨丨丨曰鳴者為官乎為私乎晉書

乘輿入園晉王獻之高邁不羈雖閒居終日不怠容止風流為一時之冠嘗經吳郡聞顧

辟彊有名園先不相識｜平肩｜徑入時辟彊方會賓友歛之游歷既畢傍若無人辟彊勃然數之曰傲主人非禮也以貴驕士非道也失其二者不足齒之傖耳便驅出門猷之傲如也不以屑意

翻車灌園

魏馬鈞巧思絕世居京都有地可以為園而無水以灌乃作｜｜｜令兒童轉之而｜水自覆更出更入巧倍於常

種菜供啖

柳元景為尚書令南岸有數十畝菜園守園人賣菜得錢三萬送宅元景曰我立此園｜｜｜以｜家中｜｜耳乃復賣以取錢奪百姓之利耶以錢乞守園者宋書

盜筍不問

齊范元琰家貧以園蔬為業見人盜其菘元琰遽走欲起其嫂恥或有涉溝｜其｜｜者元琰伐木為橋以渡之盜者大慙

茂林衆果

余以元康六年從太僕卿出為使持節監青徐軍事征虜將軍有別廬在河陽縣界金谷澗中或高或下有清泉｜｜｜｜竹柏藥草之屬莫不畢備又有水碓魚池土窟其為娛目歡心之物備矣崇

金谷詩序

奇花異草　贊皇公平泉莊周迴十里建堂榭百餘所今基址猶存天下||||珍松怪石靡不畢致其間故德裕自製平泉草木記今悉無絕唯鷹翅檜珠子柏蓮傍玉藥等盡僅存之怪石名品甚衆多為洛城有力者取去唯禮星石及師子石今為陶學士徙置梨園別墅賈氏談錄

元圃梨頌　晉太康中梨西枝與東枝合生於||園中皇太子令侍臣作頌

縹囿瓜獻　四月帝憶瓜明崇儼索百錢須臾以瓜獻曰得之||氏||中

延平林園　李晟賜||門|||

奉誠亭觀　馬燧子||終少府監諸子無室廬自託||園||即其安邑里舊第並孔帖

漢陽遺業　唐韋皐遷山南節度使張東之有園圃在襄陽皇晏集將市取之馬燧曰||有中興功今||當百世共保奈何使其子孫鬻乎皐謝曰主吏失詞以為君羞微君安得聞此言

帝城勝景　芙蓉在京羅城東南隅有青林重複

綠城瀰漫益丨丨丨丨駕時幸之景龍大館記

豈獨平泉石 五代張全義唐莊宗時為太師尚書令兼四鎮節度使監軍得李德裕平泉莊醒酒石德裕孫延古託全義復求之監軍忿然曰自黄巢亂後洛陽園宅無復能守丨丨丨丨一丨豈全義嘗在賊亂中以為識已大怒笞殺之本傳

不受園丁錢 溫公嘗獨樂園園子呂直性愚公以直名之春時人遊園子得茶湯錢十千閉園日與主人公之一日來納公公曰此自汝錢可持去再三欲留公怒遂持之顧曰只端明不受錢者後十許日公見園中新創一井亭問之乃前丨丨十千所創也元城語錄

藩籬羊觸 羝丨丨藩羸其角易大壯

蝇營丨丨 青丨止于樊毛詩

雉畜 澤丨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蘄丨乎樊中神雖王不善也莊養生篇

枳樹 芳丨丨籬注馮衍顯志賦捷六枳而為籬丨巢

丨以為潘䨲潘間居賦

棘扈 姜晦除吏部侍郎主選舊吏嘗請託為奸前領選者周丨丨潘檢寔內外猶不禁至晦悉除之示無防限孔六帖

壓藩 楊收吳人號神童里人多造門觀賦詩至眈丨丨其丨收嘲之曰爾非鼠角者奚角觸吾藩孔帖

植籬 庾袞與弟子丨丨跪而授條曰幽顯異操非君子意晉書

陶淵明歸去來辭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詳見前還歸門

李德裕平泉莊記 經始平泉追先志也吾隨侍先大師忠公在外十四年上會稽探禹穴歷楚澤登巫山遊沅湘望衡嶠忠公每維舟清眺意有所感必悽然遐想獨在伊川嘗賦詩曰龍門南嶽盡伊原草樹人煙目所存正是此州梨衆熟夢魂秋日到郊園吾心感是詩有退居伊洛之志前守金陵於龍門得喬處士故居天寶末避地遠遊遂為荒榛首陽微岑尚有薇蕨山陽舊徑唯餘竹木吾乃剪荊棘驅狐狸如立班生之宅漸成應史之地又得江南

珍木奇石列於庭除平生素懷於此足矣吾嘗以爲出處者貴得其適進退者貴不失時古來賢達多有遺恨至於玄相潜身於桂史柳惠眷德於士師漢代邴曼容官不過六百石終無辱殆邈難及矣越蠡激丈斗以肥遯留侯託黃老以辭世亦其次馬范雎感蔡澤一言超然高謝鄧禹見功臣多敗委遠名勢又其次也剏如吾者於麥無衛尸之智處鳯有不鳴之患雖有泉石杳無歸期留此林居貽厥後代鬻平泉者非吾子孫也以平泉一樹一石與人者非佳子弟也吾百年之後爲權勢所奪則以先人所命泣而告之此吾志也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言祖父所植也昔周人之思召伯愛其所憩之樹近代薛令君於禁省中見先祖所據之石必泣然流涕汝曹可不慕之唯岸爲谷谷爲陵然後已焉可也

五代張全義唐莊宗時爲太師尚書令兼四鎮節度有監軍嘗得李德裕平泉醒酒石德裕孫延古託全義復求之監軍忿然曰自黃巢亂後洛陽園宅無復能

守豈獨乎泉一石哉全義嘗在賊巢中以為識已大怒皆殺之本傳　歐陽集古録跋云余讀鬼谷子書見其馳說諸侯之國必視其為人材性賢愚剛柔緩急而因其好惡喜怒憂樂而捭闔之陽開陰塞變化無窮顧天下諸侯無不在其術中者惟不見其所好者不可得而說也以此知君子宜慎其所好盖泊然無欲禍福不能動而利害不能誘此鬼谷之術不能為者聖賢之高致也其次簡其所欲不溺於所好斯可矣若德裕者處富貴招權利而好奇貪得之不已至或疲敝精神於草木斯其所以敗也其遺戒云壞一草一木者非吾子孫此又近乎愚矣

柳宗元訾家亭記　大凡以觀遊名於代者不過視於一方其或傍達左右則以為特異至若不騖遠不臨危環山洄江四出如一夸奇競秀咸不相讓徧行天下者惟是得之桂州多靈山發地峭竪林立四野署之左曰灕水水之中曰訾氏之洲凡嶠南之山川達於海上於是畢出而古今莫能知

元和十二年御史中丞裴公來涖兹邦都督二十七州
諸軍州事盜遁姦革德惠敷施朞年政成而當天子平
淮夷定河朔告于諸侯公既施慶于下乃合僚吏登兹
以嬉觀望攸長悼前之遺於是厚貲居氓移于閒壤伐
惡木刜奥草前指後畫心舒目行忽焉若飄浮上騰以
臨雲氣萬山面内重江東隘聯嵐含輝旋視其宜常所
未覩倏然互見以為飛舞奔走與遊者偕來乃經工庀材
考極相方南為燕亭延宇垂阿步簷更衣周若一舍北
有崇軒以臨千里左浮飛閣右列閒館比舟為梁與波
昇降苞灕山含龍宮昔之所大蓄在亭内日出扶桑雲
飛蒼梧海霞島霧來助游物其隙則抗月檻於廻谿出
風榭於篁中晝極其美又益以夜列星下布灝氣廻合
邃然萬變若與安期羡門接於物外則凡名觀游於天
下者有不屈伏退讓以推高是亭者乎既成以燕歡極
而賀咸曰昔之遺勝槩者必於深山窮谷人罕能至而
好事者後得以為己功未有直治城挾闤闠車輿步騎

朝過夕視訖千百年莫或睨一旦得之遂出於他邦雖博物辯口莫能舉其上者然則人之心目其果有遼絶特殊而不可至者耶蓋非桂山之靈不足以瓌觀非是洲之曠不足以極視非公之鑒不能以獨得噫造物者之設是久矣而盡之於今余其可以無籍乎

司馬公獨樂園記

孟子曰獨樂樂不如與人樂樂與少樂樂不如與衆樂樂此王公大人之樂非貧賤者所及也孔子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顏子一簞食一瓢飲不改其樂此聖賢之樂非愚者所及也若夫鷦鷯巢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各盡其分而安之此乃迂叟之所樂也迂叟始家洛五年為園其中為堂聚書五千卷命之曰讀書堂云云迂叟平日多處堂中讀書上師聖人下友羣賢窺仁義之原探禮樂之緒自未始有形之前暨四達無窮之外事物之理舉集目前所病者學之未至夫又何求於人何待於外哉志倦體疲則投竿取魚執衽采藥決渠灌

花操斧斫竹濯熱盥水臨高縱目逍遥相徉惟意所適明月時至清風自來行無所牽止無所柅耳目肺腸悉為己有踽踽焉洋洋焉不知天壤之間復有何樂可以代此也因合而命之曰獨樂或咎迂叟曰吾聞君子所樂必與人共之今吾子獨取於己不以及人其可乎迂叟謝曰叟愚何得比君子自樂恐不足安能及人況叟之所樂者薄陋鄙野皆世之所棄也雖推以與人人且不取豈能強之乎必也有人肯同此樂則再拜而獻之矣安敢專之哉

葉水心北村園記

戶部尚書吳興沈公園於城東春勝門外而使告余曰北村畝餘三十中涵五池大半皆水也其為叢花茂木之蘙狹矣靈壽書院旁有空隙而移老堂廢屋地不過三楹而止其為崇閣邃宇之居褊矣洲藏渚伏濠港限隔非舟不能通道相為市者皆魚蝦之友菱芡之朋而冠帶車馬之來絕矣併日卻坐分夜獨宿艤回棹轉穿南北而透東西遺音款乃常在庭除而絲竹鼓鐘之奏息

矣盖其陋若此也惟對湖臺高不逾丈其區前臨湖心遠峯明晦滅沒近而後溪鳳凰毗升諸山往往湊泊於溪山亭之下殆或天與者雖然是亦棋夫野人之所同有也若夫城中甲觀大圍照耀映奪曾不敢仰視而側立也吾聞古之善遊者精於天而不精於人今吾鹵莽而營之苟且而成之姑以置吾身於一壑之內而遊於天地之外非所謂粗耶故名其圃曰自足而甲觀大圍照耀而映奪者非惟不敢望亦不敢羨焉余謂公沖約有清識既以天趣得真樂而又能挹損其言不自夸擅可謂賢矣余嘗評天下山水之美雖質文變態各異而吳興特為第一其山脉地絡融液而浸灌者莫非氣之至清渟止演漾澄瑩紺徹數百十里接以太湖蒲荷蘋蘩盛衰榮落無不有意而來鷗鳥焉風帆浪楫恣肆渺瀰不知其所窮昔之功已就若范蠡身不用若張志和之流未嘗不逍遙嘯歌於其間盖仙聖之宅非人世也余海濱之人山凡水俗常恨不得生長其地而尚友其

賢豪沈公乃以築圃由折名實大指使余記之豈非所願欲也哉

楊誠齋帶經軒記

楊子將闢軒於南溪之北涯其地甚肥而美可為畦以蔬而朝夕挾書於斯一日與客觀之且今其地客曰美則美矣然今之人目辨紅紫者其心不能應答問之是非手捉方圓者其耳不能聽英莖之節奏子於此乎書則蕪子之蔬子於此乎蔬則蕪子之書入焉在於帶經而鋤余曰不然書者吾事蔬者所以寓吾意也早夜孜孜披閱古今非徒為是說說者而其志在乎堯舜禹湯文武之事業故謂之吾之事然既藏必遊息也由是寓志於韭菘葵菊之間而忘言於韭菘葵菊之外非意也乎雖事者本也意則末矣烏在乎其意也然學道自洒掃應對進退皆足入乎道雖末也無害其為本故說者謂君子不當忘乎意況畦而列之橫斜有徑高甲有陳則君子之宮庭壇宇也種植有時采掇有芳芬馨辛烈有類有族則君子之陳立經紀也灌之溉之由是得涵養之

術鋤之耰之由是得修應之理如是則荷鋤而趑趄不害其為害帶經而噴嚅不害其為疏吾豈若樊遲哉規規然尊務為老圃之事而董仲舒不為窺園之勤彼二子者所謂楚失而齊亦未得也

真州東園記　六一居士

真為州當東南之水會故為江淮兩浙荊湖發運使之治所龍圖閣學士施君正臣侍御史許君子春之為使也得監察御史裏行馬君仲塗為其判官三人者樂其相得之歡而因其暇日得州之監軍廢營以作東園而日往遊焉秋八月子春以其職事走京師圖其所謂東園者來以示予曰園之廣百畝而流水橫其前清池浸其右高臺起其北臺吾望以拂雲之亭池吾俯以澄虛之閣水吾泛以畫舫之舟敞其中以為清讌之堂闢其後以為射賓之圃芙蕖芰荷之的歷幽蘭白芷之芬芳與夫佳花美木列植而交陰此前日之蒼煙白露而荊棘也高甍巨桷水光日影動搖而上下其寬閒深靚可以答遠響而生清風此前日

之頹垣斷塹而荒墟也嘉時令節州人士女嘯歌管絃此前日之晦明風雨鮀鱷鳥獸之嗥音也吾於是信有力焉凡圖之所載益其一二之畧也若乃升於高以望江山之遠近嬉于水而逐魚鳥之浮沈其物象意趣登臨之樂覧者各自得焉凡工之所不能畫者吾亦不能言也其為我書其大槩焉又曰真天下之衝也四方之賔客往来者吾與之共樂于此豈獨私吾三人者哉然而池臺日益以新草樹日益以茂四方之士無日不来而吾三人者有時而皆去也豈不眷眷於是哉不為之記則後孰知其自吾三人者始也予以為三君子之材賢足以相濟而又協于其職知所後先使上下給足而東南六路之人無辛苦愁怨之聲然後休其餘閑又與四方之賢士大夫共樂于此是皆可嘉也乃為之書

李濟南書洛陽名園記後

洛陽處天下之中挾殽澠之阻當秦隴之襟喉而趙魏走集蓋四方必爭之地也天下當無事則已有事則洛陽必

先受兵余故嘗曰洛陽之盛衰者天下治亂之候也方唐貞觀開元之間公卿貴戚門館列第於東都號千有餘邸及其亂離繼以五季之酷其池塘竹樹兵車蹂蹴廢而為丘墟高亭大榭煙火焚燎化而為灰燼與唐共滅而俱亡無餘處矣余故嘗曰園圃之興廢洛陽盛衰之候也且天下之治亂候於洛陽之盛衰而知洛陽之盛衰候於園圃之興廢而得則名記之作余豈徒然哉嗚呼公卿大夫方進於朝放乎以一已之私自為而忘天下之治忽欲退享此得乎唐之末路是矣

詩集

夜追隨　清丨遊西園飛盍相丨丨曹植

日蒼翠　我園丨丨杜甫詩

問葵藿　耕地桑柘間地肥菜芋熟為丨丨丨莫爭如廟堂肉高適同羣公題張處士菜園詩

舉桔槔　宿雨桑輕長春寒着弊袍閒畦分白水間柳發紅桃草際成棊局村端丨丨丨還持鹿皮几日暮隱蓬蒿王維春園即事

春松閣 搏擊路終迷南園且淮畦敢言逃俗態自是樂幽棲棄長丨丨丨料園早韭齊雨沾虛檻冷雪壓違山低竹好還成徑桃夭亦有蹊小窗奔野馬閒覺養醯雖水石心適適切煙霄分已睽病憐王猛眷愚笑隗莫泥澤圃潮平岸江村柳覆隄到頭飛興是誰手仔提携羅隱南園

暮花飛 上士愛清輝開門向翠微抱琴看鶴去枕石待雲歸野生皆生席高眠竹掛衣舊山東望遠惆悵丨丨丨李端題崔端公園林

地接吾廬 邵平瓜丨丨丨丨穀雨乾時偶自鋤昨日春風欺不在就狀吹落讀殘書盧綸老圃堂

乞作醉鄉 天子優賢是有唐鑑湖恩賜賀知章他年我若成功去丨取南園丨丨丨薛能南園偶題

畫成煙景 韋曲與川雨半晴竹莊花院遍題名丨丨丨垂楊色滴破春愁壓酒聲滿野紅塵誰得路連天紫閣獨關情漢陂水色澄於鏡何必滄浪始濯纓鄭谷郊墅

未經霜草 已落地花方遣掃丨丨丨丨莫

欷鋤鴉長樂七
歲吟治圃詩

客道故鄉旅泊多年歲老去不知迴忽
逢門前｜｜欲｜｜｜來欲眉
俱捱手破涕共銜盃殷勤訪朋舊屈曲問童孩衰宗多
弟姪君箇賞池臺舊園今在否新樹也應栽柳行疎密
布茅齋寛窄裁經移何處竹別種幾株梅渠當無絕水
石計總生苔院果誰先熟林花那後開羈心祗欲問為
報不須猜行當驅
下澤去剪故田萊

守送名花隴右諸侯供語鳥日南太
｜｜｜｜題平泉莊詩

小亭荒榭洛下園池不閉門洞天休用別尋春縱遊只
却輸閒客遍入何嘗問主人更｜｜欄花自
好儘｜臺｜景繞真虛名誤了無涯事
未必虛名挖到身邵堯夫洛下園池

青山流水｜｜在屋
上｜｜在屋下中有五畝園花竹秀而野花香襲衣履
竹色侵盞斝樽酒樂餘春棊局消長夏洛陽古多士風
俗猶爾雅先生臥不出冠蓋傾洛社雖云與衆樂中有
獨樂者才全德不形所貴知我寡先生獨何事四海望

陶冶兒童誦君實走卒知司馬持此欲安歸造物不我捨名聲逐吾輩此病天所𢬵撫掌笑先生年来效瘖啞

蘇子瞻司馬君實獨樂園詩

誰家美園

朝遊北城東回首見修竹下有朱門家破墻圍古屋舉鞭扣其戶幽響答空谷入門所見野十步九移目異花兼四方野鳥喧百族其西引溪水活活轉墻曲東注入深林林深牕戶綠水光兼竹靜時有獨立鵠林中百尺松歲久蒼鮮蹙宜惟此地少意恐闌中獨小橋過南浦夾道多喬木隱如城百雉挺若舟千斛陰陰日光淡黯黯秋氣蓄盡東為方池野鴨雜家鵞紅𦬆驚合抱映島孤雲覆春光水溶漾雪陣風翻撲其北臨長溪波聲卷平陸北山臥可見蒼翠間硗禿我時来周覧問此誰所築云昔李將軍負險乗衰叔抽錢筭間口但未擢羑粥當時奪民田失業安敢哭丨丨丨丨圃藉没不容贖此亭破千家鬱鬱城之麓將軍竟何事蟣虱生刀鞘何嘗戢美酒来此駐車轂空使後世人聞名頭猶縮我今官正

閒廣至因休沐人生營居止竟謂何人卜何
當辦一身永與清景逐蘇子瞻顒李家園
傲舍為圃
丨丨亦丨丨從人笑我癡自求佳草木仍揷小藩籬吾
事正如此人生聊自怡霜松未及尺獨我見奇姿張丈
圃潜種
茅齋看地形
我從銅州來見子上京客問我故鄉
事慰子羈旅色子問我所知我對子
應識朋游總強健童稚各長成華宗盛丈史連墻富池
亭獨子園最古舊林間新垌柳行隨堤勢丨丨丨丨丨丨
竹從去年移梅是今年榮渠水經夏響石沓終歲青院
果早晚熟林花先後明語罷相歎息浩然起深情歸哉
且五斗餉子東皐耕朱仲晦種園得果僅
答王無功思故園見鄉人問
棘針樊筍徑
償勞不奈兒
童烏雀撿已揷丨丨丨丨丨更鋪
魚網蔽櫻桃范至能田園雜興
物情多相稱
偶向東
湖更向
東歎聲雞犬翠微中遥知楊柳是門處似隅芙蓉無路
通樵客出來山帶雨漁舟過去水生風物情多與閒相

稱所恨求安計不同劉威黃處士園林詩

花影不分明 竹邊臺榭水邊亭不要人隨只獨行乍暖柳條無氣力半晴｜｜｜｜一番過雨來幽徑無數飛禽有喜聲只欠翠紗紅映肉謂海棠兩年寒食負先生楊廷秀春晴懷故園

花開一徑行 東園新開九徑江梅海棠桃李橘杏紅梅碧桃芙蓉九種花木名植一徑命曰三三徑 三徑初開是蔣卿再開三徑是淵明誠齋奄有三三徑一徑｜｜｜｜楊廷秀三三徑

日長無客到 蝴蝶雙雙入菜花｜｜｜｜田家雞飛過籬犬吠竇知有行商來買茶范至能

曲折迷歸途 長輝麗丹極翼翼伴帝居向東堂上人零落煙海隅聯翩際時會振跡皆刑餘閹惟尚帝主皂隸乘軒車流威被東南生殺在指呼樓船載花石里巷無矜襦至今江左地風雲亦嗟吁叨榮已過量災禍如償逋荒涼戟門路尚想冠蓋趨客船維岸柳隣人罾池魚徘徊極幽觀｜｜｜｜夜月

扃綺户春風散羅裾繁華能幾時喪亂實感予

曹鄶予何譏此曹真人奴劉子單題朱勔園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別集卷二十一